紫陽平江兩書院落卷　梁惠王至滕文公共文四十篇

孰能一之　能一之
其三
天油然作雲　興之矣
不為者與　何以異
詩云王赫斯怒　一節
而武王亦一怒　二句
耕者九一　四句
左右皆曰不可　去之
子貢子游子張　一體
其二

其二
其四
臣未之聞也無以
無恒產　惟士為能
此文王之勇　安天下之民
無非事者　補不足
其二
夫志氣之帥也　無暴其氣
孔子曰為此詩者　侮之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伯夷隘　一節
固國不以山谿　三句
其二
其二
滕文公問爲國
教人以善　二句
貧賤不能移　一句
其三
天子之事也
豈好辯哉　四句

其二　全章
孟子將朝王
焉有君子
公明儀曰文王　三句
滕文公問爲國　全章
丈夫之冠也　夫子
其二
其四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其二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求一者重視其能大賢以不嗜殺曉焉夫一則定能一則能定王以孰能問不嗜殺人孟子正以能一之故曉之且王者布一統之治而天下歌大定焉此豈有異術哉亦恃乎不忍人之心而已蓋世局紛紜偏安誰建久安之策而中藏愷惻心術遂成治術之隆列國好兵爭天下幾渙而難萃矣而轉計焉而好生為念者即實核焉而馭衆有權也王問天下以定而吾以定於一對令夫一也者以一心握天

下之要而道在制心以一德馭天下之紛而道在尚德其一也其定也其能一也其能定也而王不知也遂曰孰能一之居中馭外俯視八荒拱北臨宸攝服九有天下固定於一體也而一體果孰能幾乎縱整齊畫一之規本無奇策然必威權獨重而後陸讋水慄庶邦不敢角才能象魏懸書遐荒悚聽軺車使命遠近獻風天下固定於一尊也而一尊果孰能屬乎縱一道同風之治不在雄才然必勢分獨崇而後遠駕長驅列辟不敢為風氣以孰能一問王

蓋以處不一之時而求其能一一之為甚難能也不知統御之權規約之皆尋常事何必若歆若慮輒欲占氣數而問誰何況乎人安之運基之在耳目前但使無虐無戕何難引平治以為己任然則孰能一之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姑息亦天下之厲階而聖朝初無是舉削平小醜兵革所以示威嚴翦除羣雄干戈於以神駕馭然此特萬不得已也外此而兵刑之事曷容寢寐常縈乎我國家忠厚開基數世猶沾（留）其澤故即强藩梗命而大度包荒不難使革

面洗心拱手而歸安覆幬瘡痍無困而安固可期惟其能一之也而何必以孰能為誘哉殘忍本天下之戾氣而吾儒斷不忍言啟坑卒之謀即及身已罹其害下焚儒之詔不數傳立見其亡彼蓋謂震懾有方也而不知暴虐之尤適見性情偏向耳聖天子慈祥立念法吏有所不容故即敵國抗威而推情相與并可使輸誠納款降心而服神明兵氣不揚而皇圖永固惟其能一之也而豈容以孰能為疑哉一以此即定以此當是時士盡止戈軍皆脫劍兵懸不用刑措不施猗歟盛哉吾願卜萬年有道之長也

下惡乎定吾以定於一對今夫一也者平天下交殺之釁

面洗心拱手而歸安霞幬瘡痍無困而安固可期惟其能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戰國不一之弊問答間若揭矣夫戰國時誰則不嗜殺者此天下所以不能一也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正告之且天下不一一自殺始亦天下本一不一自殺始春秋二百四十年來競欲以殺止殺正不啻以殺啟殺至殺機日甚斯一統日難撫末流者輒疑天下之終無定局不知皆好殺者誤之也則一天下之人正不必其有異術矣王問天下惡乎定吾以定於一對今夫一也者平天下交殺之釁

而權統於一尊、導天下去殺之機、而世渾於一德、聖天子
在上、兵懸而不用、刑措而不施、其一也、其能一也、而王不
知也、又曰孰能一之、然王豈真無志於一哉、特見夫當世諸
侯王、無弗欲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時興甲兵、危士臣、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各胥其國中什伯
千萬之人、糜爛焉以博己之一快、而究之不一之天下、仍
復或稱東帝、或號西帝、或約縱以為固、或連橫以為安、噫、
孰不欲一之、而果孰能一之、王所以承定於一之對、而訝
且異也、而不知兵革以取威、縱出於削平海宇之思、而在
己本反乎其道、我勝敵而人之見殺於我者、足干天地之
和、敵勝我而人之授殺於敵者、更釀國家之禍、殘忍已甚、
適以使英雄割據、競策偏安、而吾欲爭強、誰弗爭強、吾不
甘弱、誰則甘弱、干戈不靖、而疆宇益歧、晚近以來、所以難
復畫一之治也、而誠使慈祥以立念、特矯乎暴虐生靈之
習、而御世已握乎其綱、息兵而不使蹈疆場之不虞、外而
人殺於寇、勑法而不使干罪戾於不覺、內而人殺於刑、惻

隱為心原非因世局紛紜巧市仁義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兵氣陶鎔而皇圖鞏固仁人既出夫何難臻克一之庥也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以殺人為事而不能一天下以嗜殺人為心而不能一天下且非惟不能一之轉使分極必合渙極必萃之天下益甚其不一之形終錮於不一之勢而徒令攬形勢者不思其咎不推其本沾沾曰孰能一之也夫豈天下之幸哉帝曰好生王曰無畏帝王之世天下尚虞不一者未之聞也則信乎

不嗜殺人者為能一之也

欲一者視若難能大賢以一言曉之焉夫戰國之主皆以嗜殺人者求一襄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反積習以曉之且王者一統之治未嘗不存於世主意中特其所以求一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也蓋其日溺於當時之習尚以日錮其好生之性情總總焉妄動干戈欲強不一者以歸於一至日求一而愈不一轉驚詫於一統之難期焉則懵無人反其隱而使之悟耶王始以天下定為問而吾以定於

隱為心[illegible]世局紛紜[illegible]仁義[illegible]者[illegible]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兵氣[illegible]人既[illegible]
夫何難[illegible]先一之[illegible]世然則天下之大[illegible]知己以殺人
為事而不能一天下以嗜殺人為心而不能一天下且非
難不能一之轉使分極必合[illegible]極必[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不
一之形終錮於不一之勢而徒令攪[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
非其本心[illegible]曰孰能一之也夫[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好生
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illegible]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欲一者視若難能大賢以一言曉之焉夫戰國之王皆以
嗜殺人者求一襄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反積習以曉之
且王者一統之治未嘗不存於世主意中特其所以求一
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也蓋其日溺於當時之習尚以日
錮其好生之性情鰓鰓焉妄動干戈欲强不一者以歸於
一至日求一而愈不一轉驚訝於一統之難期焉則惜無
人反其隱而使之悟耳王始以天下定為問而吾以定於

一對、夫一之云者、非以好爭者抑天下之爭、道在息爭於已、非以競勝者擅天下之勝、道在自勝其私、而吾猶未及明言也、而王若為之深異也、遂復以孰能一之問、王室之威權旁落、東帝西帝、諸侯王競長中原矣、究之兵革滋興、四境之生靈日蹙、即關河各據、九州之形勢終紛、生斯時者、徒慨然於一尊之莫屬耳、撫躬疑慮、幾欲占氣數而問誰何、列邦之氣燄方張、爭地爭城、數十載相尋靡已矣、卒之以不愛及其所愛、相率以快其心、我恃强人亦可强、相抗以分其勢、撫茲局者、恆愀然於一道之難、幾耳擡首躊躇、遑敢引平治以為已任、以孰能一問、王以至不一之天下、一之為甚難能也、蓋其所見為難一之故、日見夫世之求一不一者、以殺人為事、而天下不一如故、以嗜殺人為心、而天下不一如故、噫、王亦思其所以求一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乎、權勢之相脅、適足以甚末流、平好尚以返其流、而治原已握、威命之所專、最足以移本性、慎習染以培其性、而馭世有權、然則一之豈誠難能哉、孰能一之、是在

不嗜殺人者、且夫盛德之朝、豈無分享夫天下者、乞河山
而盟帶礪、異姓分茅土、非外戚即屬元勳、同姓割膏腴、非
伯叔即為兄弟、星羅碁布、封建滿寰區矣、而我國家忠厚
留遺、摩遊化日、兵刑之事、深宮夢寐之所不縈、彼列國備
屏藩、惟其能一之也、王而諉為孰能也、吾願追三代之盛
德、旦暮期之、且夫仁人在上、亦有不靖於天下者、忘名分
而構兵戎、憑城邑以計偏安、王號竟忍於竊據、假擁立以
誇衆助、國典遂致於妄干、角力爭雄、世局幾擾攘矣、而聖
天子慈祥愷悌、久浹摩情、戰陣之謀、黼座憂勤之所不暇、
彼小腆歸(弭釁隙、)覆幬、惟其能一之也、王而疑為孰能也、吾願起
一世之仁人、馨香祝之、詎意王又以孰與問乎、

其二

一非難能、問心而已、夫王曰孰能一、果孰是能者、懸其人
曰不嗜殺人者、王亦問諸心耳、且天下所由一統者、不問
世、先問心、外心以期治、咸命之用不神、故世主每疑且慮
也、即心以決幾、駕馭之權已寓、故吾言仍約而賅也、王問

天下惡乎定吾對以定於一夫一也者一不一之心而實以吾心一之者也乃王顧不問諸心而竟若一之無能一也遂曰孰能一之權勢擅行之處有時終窒礙難通至於難通則輙以天下之不能一者槩諉諸時數而以為莫可如何也何其愚也兵戎迭搆之時求勝而效尤益甚至於益甚則反以天下之弗能一者忍付諸遷流而以為莫之敢任也何其昧也孰能一之之問王若一之無能一矣且夫有求一而不能一者即有不求一而自能一者世衰莫挽益重兵刑彼蓋謂震懾有權也而我欲恃强人豈甘弱世局適致紛紜否極將回先弭金革世每謂儒生迂論也而仁人在上薄海為家郅治恍懸心目然則以一之能不能問諸天下當先以殺人之嗜不嗜問諸心焉而已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開闢之初斷無有不動干戈能坐致天下於平治者而勢所廹非情所鍾也且以殺取殘正以開其畫一之治而其不嗜殺之意得使後儒默會知其德之所以王以為非夫人孰能一之守成之世亦無有久廢兵

革、能永措天下於乂安者、而事所需、非性所好也、且以殺討罪、正以守其一體之規、而其不嗜殺之衷、足令識者推原、嘆其風之有餘古、以為微斯人孰能一之、王當問諸心而已、乃王不以不嗜問心、復以孰與問世、不知一也者、以吾心一之、而實以一不一之心者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夫不忍苗之終槁、興之自在天也、夫作雲下雨、天不忍久旱、天不忍苗之終槁也、槁者而興、非天有以興之哉、且操生物之權者天也、其生之也物聽之、即生之而或不遂其生也、物亦聽之、然天能生物、天必愛物、天能愛物、天必有以生所生之物、即物所由不遂其生者、一出以愛物之天、而為之轉其生機、斯物亦得復其生氣已、不然、七八月之間旱、而起視此苗、則槁矣、槁者而欲其興、誰實興之者、乃

幸也愛此苗者之有天也天不使兩間有見棄之林安忍於待發之機緘自天而棄其望見夫苗之槁也有恐其終於槁者而不禁於苗有深軫恤之情天必使萬類完自然之理詎肯於發生之氣象自天而遏其萌見夫苗之槁於旱也有恐其終於旱者而遂欲於旱妙轉移之術天惡此旱天愛此苗也天於是憫苗之槁天於是原苗之所以槁一時油然者非屯雲之象也作雲也一時沛然者如好雨之祝望也下雨也天之為旱計也於如此見天之為苗計也即於此見此在天不過一轉念耳而苗之立枯於旱之中者受困已甚故呈效易新此在天不過一藉手耳而苗之將蘇於旱之後者待澤愈殷故改觀較捷則見官吏賀於朝農夫忭於野曰苗非復槁矣向之槁者浡然興矣至此而問諸苗苗不自知何以興也夫苗即自知何以興而興之勢自天持之苗不能禁天之不終旱而惟聽其命於興之者耳不雲不雨苗苦其旱既雲既雨苗乃不苦其旱前後之間苗難自主天獨默司此油然者沛然者以加導浡然之

機而不早即興正見天之善於養苗而已矣至是而問諸天天實有以興此苗也然天雖有以興此苗而興之理豈苗見之天亦祇因苗之所由槁而為反其道以興之已耶未雲未雨苗形其槁已雲已雨苗豈仍形其槁榮瘁之故苗所固然天不得舍此油然沛然者以別搆浡然之象而轉槁為興亦見苗之神於應天而已矣其如是孰能禦之知苗本有待於天者也知天本愛此苗者也王知夫苗乎王知夫苗之所以興乎

臣未之聞也無以以未聞黜霸功大賢更為之轉計焉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而不屑聞桓文之事者也然亦豈一無所聞哉故特為王轉計之令使事苟為素所習聞之事固不妨即所聞者以擴之又何必為之轉計哉乃事實為不數見之事而心猶有不忍舍之心其事固不屑道也其心實別有在也驟即之而意似決絕者轉計之而猶有餘思已如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後世無傳是桓文之事固可以已者也而

謂臣所習聞乎、幼學壯行、平昔之見聞有限素、而至以取
威定霸、則前人早已擯斥者、又何從於代遠年湮之後、考
厥所為、知言養氣、叢時之聞見有資、而至以詭計陰謀、則
前人久已黜置者、又何由於風微人往之餘、聆其餘緒、臣
未之聞也、王於桓文之事、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可已而
即已者、明主始迷終悟之心、可已而不已者、人臣志在有
為之念、目擊夫水深火熱之民、顛連莫告、而因欲以前人
功烈、與斯民登仁壽之天、在王也孜孜不已、豈不欲直抒

習見語

雷同習見語

所聞、聊慰臣時之願望、而無如臣之未嘗習聞也、功利之
見有必黜、未聞驩虞小補之謀、仁義之心有必存、未聞歃
血主盟之事、設仍以桓文之事言之將私心推測、其見絕於
仲尼者猶淺、其貽誤於吾王者獨深矣、此臣所為惓惓焉
而不能自已者此也、心惻夫合從連橫之術、狡詐多端、而
因欲以先代規模、與斯世享承平之福、在王也殷殷不已、
亦甚願徐聆所聞、聊釋望治之殷懷、而無如臣之非所素
聞也、考於書而召陵城濮、未聞紀載於篇端、考於詩而攘

狄尊周、未聞歌詠於風末、設必以桓文之事言之、將私意品評、其為三王罪人無可逃、其為五霸罪人愈無可寬矣、此臣所為慇慇焉而别存他望者此也、噫、世宙滔滔、孰殷利濟、值此萬無可已之際、而稱仁義道義、别有樸期、廑寰落落、孰荷仔肩、際此必不能已之時、而輔世長民、豈無至策、則王乎、此臣之所習聞、而不若桓文之事之未之前聞者也、

賦得成人在始得先字五言六韻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不為與不能異、齊王若莫辨其形焉、夫不為者與不能者、言乎形固大異也、而王以形之異為問、非姑託於莫辨乎、若曰、事之當局不自知、而旁觀反相責者、此固旁觀之有所獨見、殆亦當局之示以可見乎、顧示以可見、而所可見者究無辨別於所見、則雖有所實見、而仍無以持定見、所願以當局所之不自見者、詢諸旁觀之能代見者也、異哉寡人之不王、竟以為不為非不能哉、寡人未嘗自明不為也、

而夫子乃抒直斷之詞寡人未嘗自諱不能也而夫子乃
杜兩歧之說噫此其中殆有形乎撫數萬戶臨淄之衆躬
秉鈞權所不敢諉者猷為之大而所不得強者乃能事之
難也朝廷方前席而咨而儒士竟探原而斷此豈由臆度
也乎其必有顯而可徵者矣席方千里渤海之封肩承鉅
任謂有不為者聞之駭然驚而謂有不能者聆之亦慨然
惜也立論據老成之見而承教興核實之思此豈僅懸揣
也乎其必有切而可指者矣而寡人初不知也自夫子言
之一若不為者無可藉口也明明有不為者之形也又若
不能者獨可原心也亦明明有不能者之形也則以為此
與彼異甚藉曰非異斯人主君臨四境清淨詎足為高方
自謂為宣敢辭而能未敢信蓋其內反證者真矣乃局外誅
心遂毅然而伸辨不為與不能儼若一據其形而莫或遁
也則何也藉曰非異斯宸躬總攬萬幾事權又將誰貸方
共謂為非所謝而能或所難蓋其曲諒者當矣乃名儒操
鑒偏立判其分途不為與不能宛若一審其形而無少蒙

也、則何也、謂形自有異焉者乎、而何以異乎、大抵譴責之
相加、當其境者幾難自辨、而若無待於辨也、確有其形之
立呈耳、然見其形而歸過於心、不為者萬無可恕、（与齋王曰氣均未合）見其形
而職咎於力、不能者尚有可原、與為權衡、此際自有霄壤
者矣、向猶謂為邦有志、恒阻於功能之難躋、而形不容相
假於微、即異不得交併為一、兩境各存區別、殊令寡人樂
為聞也、而果何謂哉、大抵鑒衡之立決、（叔）持其說者易近矯
持、而若有見而持也、適因其形之畢貢耳、然核其形而斥
以情薄不為者無可自藏、核其形而諒以勢窮不能者猶
堪代解、與為比較、其間要有逕庭者矣、向特謂為國有心、
每苦於才能之有（或）限、而形既可構之使見、即異不必強之
使同、兩情業判等差、固知夫子必有說也、而究何居哉、

也、我觀於守至足之理、而不易於至嗇之境、又歎士之高
其見者、何其至也、我觀於處至嗇之境、而得（其至）全足之理、益
歎士之貞其操者、何其獨也、今欲圖王、必先反本、則曰得
恒心而用之、然無恒產、何有恒心、天下至衆也、百姓至繁

也則何也謂形自有異焉者乎而何以異乎大抵譴責之
相加當其境者幾難自辨而若無待於辨也確有其形之
立呈耳然見其形而歸過於心不為者萬無可恕見其形（与窮王口氣怕未合）
而職咎於力不能者尚有可原與為權衡此際自有霄壤
使同而情業判等差固知夫子必有說也而究何居歟
每苦於才能之（改）有限而形既可構之使見即異不必強之
強以辨與為比較其間要有逕庭者矣向特諳為固有之心
以情甚不為者無可自解稱其形而諉以勢窮不能者猶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以無產祿其心能之者士也夫恆心非止為士有也然無
恆產而有者則惟士稱能且我觀於至嗇之境而歎士之
待遇之何其薄也我觀於至足之理而歎士之得之何其厚
也我觀於守至足之理而不易於至嗇之境又歎士之高
其見者何其至也我觀於處至嗇之境而得全（其至）足之理益
歎士之貞其操者何其獨也今欲圖王必先反本則曰得
恆心而用之然無恆產何有恆心天下至眾也百姓至繁

也皇降淵源此理不分愚智也貧居道味此詣亦非苦艱
也無藉自立不富自穀則人皆士矣而何重乎士而何貴
乎能先王之待士也適士於塾升士於庠厚其餼糧別其
糈養以厚其俗以被教也以安其身以謀性也則士固有
士之恒產在且士亦從田間來負耒耜而橫經釋襏襫而
儒服先王以為人皆可以士也人即不皆[能]為士而無不可
使之為士即人即無不可為士亦不能不別之為士且夫
士也者抱志於貧賤屬節於艱危豐豫而生貞廉貧窮而
致悅樂其自居則何等也其視世又何如也不失其心君
子攸行庶幾哉士也不治其產室人無讁其或者能之惟
士超倫惟士出類同此境遇惟士為能樂天同此遭逢惟
士為能知命無藉乎恒產無失[喪]其[乎]恒心而人不皆士也而
我為念士矣今者遊於庠者士好遊矣食於廩者士傳食
矣則方疑恒心亦不保於士也則方議恒產亦當復於士
也然試思貧而樂道夫孰能然試思窮不失義夫孰能臣
竊以為能者惟士而未可以能概民民固不能無恒產也

竊以為能善推士而未可以能撫民民固不能無恒產也
也然誠思貧而樂道夫孰能然誠思窮不失義夫孰能從
矣則有穀恒心亦不係於士也則有議恒產亦當復於士
故為命士者亦今者遊於庠序士好遊亦食於廩者士傳食
士為能知命無譽乎恒產無美其恒心而人不皆士也而
士超倫惟士出類拔此境遇乎士為能樂天同此遇達惟
乎依修庶幾為士也不治其產室人無論其為者能之惟
殷境樂其自居則何害也其職也夫何如也不失其心者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以勇歸周王誦詩而得之矣夫勇者安天下之大畧也詩
言怒而天下安焉文王不誠大勇哉且我周文治自文開
之論者謂文以文德然臣讀有聲之章歌遹駿者頌及武
功知勇固非盛王所諱也意主於扶弱抑強作六師以弘
其勢事異於窮兵黷武伐一國以息其爭祇以因壘來降
世頌傳三句之脩教則所謂武功者亦將諱以為之而抑

知正不必然。昔者文王嘗怒矣。王何以怒。怒密之侵阮也。雖然。此何與玉事。而王怒之。玉將以安天下之民耳。此其意臣得諸皇矣之詩。謂革命之舉。尚待諸後人。故五十年養晦歸藩。及身終無改元之事。而豈知小懷大畏順人心以討伐。而其事不嫌天子自為。謂作牧之命。寺錫於商乎。則四十國質成表附。在廷疑來勸進之文。而何以受命專征。詰王隱以撫綏。而其勢不越朝歌而北。今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王顧赫然怒者。蓋以密不遏則阮不安。阮不安則密之狡焉思逞者。將天下之民俱不安。一怒而旅以整。莒以遏。凡以為天下耳。詩言篤祜。而繼之曰對于天下。明公怒也。問誰非裂土分茅。而大侮小。眾陵寡。其漸何可開歟。王艴然怒曰。是固聖世所不容。即揆諸造物好生之意。亦所不容矣。責無可辭。王怒實義憤也。絕不念睦鄰修好。而興甲兵。危士臣。其風何可長歟。王勃然怒曰。是固國法所不宥。即質諸羣生思治之心。亦必不宥矣。惡何可縱。王怒非作威也。若此者為阮而怒密。非為天下也。而稱之

為王者明乎文王之怒之有繫乎天下之民也詩言文王
之怒而臣謂即文王之勇勇非一勇怒祇一怒而遂安天
下之民矣後世弱滅强吞且私幸我國觀釁之訃令當日
阮無求助俾密得乘勝以歸而我或邀擊其前則不戰可
以兼二國而文王無是念也岐陽擁百里候封豈不慮擅
伐生嫌中獨夫以覲商之忠而忠仍服事除暴即以安良
故命將出師天下共曉無他之志而始信戡黎一役祖伊
亦未免過疑後世救灾恤患多牽制於興兵利害之私使
當時阮幸圖存而密或相持為難則設有强蹶於後將一
舉而召兩戎而文王更不疑也河洛附六州士庶深恐以
詢方擾衆致吾君有好戰之譏而事不容辭義正亦為仁
育故禦侮敵愾天下咸欣然於懷保之思而轉覺伐崇再
臨史民固不必詳紀大勇之証文王已有然者

者安良四海已上承平之頌咸伸貔虎即厄解賴紛仰惟
穆考猶想見聲靈之丕振焉如整旅遏莒以至篤周祜對
天下非文王之赫怒曷克至此哉試進思之此不過推亡

固存。聊舉義旗以止亂。而初非窮兵黷武。存震動異域之
思。然奮一日之神威。即以深羣生之覆載。緬豐功於岐邑。
而奮發為雄之概。若武傳之矣。此不過保邦制治。聊伸天
罰以除殘。而本非揚厲鋪張。為要結人心之計。然藩牧示
威靈之赫。即震海蒙康樂之休。溯威烈於鎬京。而震疊嚴
肅之神。如將見之矣。然則文王之赫怒。即文王之大勇也。
而起視斯時天下之民何如者。竊憫夫萬姓之瘡痍。而心
存利濟。斯除殘勘亂。強暴咸深翕服之情。熟權乎列邦之
大勢。而頹極顛危。斯懷德畏懷威。寰宇咸食生成之福。蓋
斯時天下之民。文王已一怒而安之矣。大抵豪強窺伺。每
因聲靈之不振。以漸憑陵。蜩螗沸羹之秋。屬在強傾。孰無
帝制自為之意。彼密人固亦猶是耳。向使當日者方伯雖
有專征之命。而嚴疆竟無問罪之師。則奸民草澤弄兵。安
知不藉端以啟釁。而天下又何得安乎。文王何如也。本三
分服事之誠。一怒而西陲已定。受萬國翕和之請。一怒而
南服已平。由勇而怒。由怒而安。為天下籌之至熟也。而瀛

寰不藉慶昇平哉。大抵強鎮梗頑。每因權勢之不張。以漸
滋驕擾。撼德腥聞之後。凡吾百辟。豈無羣起相獻之情。彼
密人固亦猶是耳。向使當日者。侯服未著鯨吞之逆。歧陽
先彰駿烈之威。則游俠鄉閭逆隊。安知不乘隙以相攻。而
天下又何能安乎。文王何如也。斧鉞常昭。一怒而綿湯孫
之祚。壹戮羣奉。一怒而揚牧伯之雄。即勇即怒。即怒即安。
為天下計之至深也。而區宇不同登康樂哉。文王之大勇
如此。試更徵之。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令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怒更有槩乎天下者、進齊王以法周之怒也。夫一怒安民
武亦猶之文也。孟子以是勗齊王、亦謂法文武之怒焉可
耳、且我周自孟津一會。而民之易危而安者。久為後人所
稱道矣。蓋撻伐彰於牧野。揚大烈何殊覲耿光。而取法由
於本朝。端率從即以靖黎庶。慎無謂耆定之勲。無異惠鮮
之澤。斷非後世所可企也。亦在有志者任其自為爾。一徵諸

書而武王之勇又如此夫武固欲繼前人懷保之功示後世率循之路也何也當日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之駟伐宣威之日未嘗要結乎人心而天討既行無一人敢自外為其於風氣武之怒誠能人攀躋矣縱使四方無拂前人已示夫先聲而一動於取亂侮亡則東戡商郊會朝已見清明之象鷹揚戮力之秋未免驚疑乎衆望而戎衣甫著無一人敢自外於生成武之怒誠莫與爭能矣縱使萬國懷柔前人已創夫大業而一迫以安良除暴則揮旆殷土四方已徽和會之休武之一怒安民非文本諸文王哉今夫大功克集咸靈所以獨彰也而前列昭垂致法不容稍緩也蓋遏劉之象早顯平時而本繼志之孝思成永清之偉業則追思之下殊切懷思而企慕之衷宜深平昔而本已然之成局開未來之功能則述古之餘彌殷法安今王亦一怒而已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已今王果能奮厲精神一怒而兵戈靖一怒而殘害除一怒而橫歛暴征息天下之望莫急於此矣出水火而登衽席拯羣黎之命何

殊旄鉞之麾。懲六國之强。亦何異臨衛之伐。法武王亦猶
之法文王也。天下無不可興之事。業鳳鳴魚躍之麻。臣請
為王載筆而書之。今王果能收其功效。一怒而井田復。一
怒而學校興。一怒而商賈農工悅。天下之心莫慰於此矣。
含霸圖而崇王道。伸撻伐於强隣。來會何必異八百國。布
仁恩於侯服。受命亦何必俟五十年。遵武王亦何殊遵文
王也。天下無不可企之神聖。置兔菴咒之烈。臣請為王揚
榷而陳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安見恥之者讓美於武之
怒。赫然者遜能於文之怒哉。

先王以覲為事民事之補先在春秋夫事曰巡狩述職若
事也無非為民也而曾民事者先補不足耕之省於春加
有秋嘗讀豳風一什而知民事多艱故曰其始播百穀誠
恐民之倚仰不足耳若夫職無與於上事者觀[illegible][illegible]
於民首巡省錫爵是以與享由遣大君不尚虛文而時行
更新小民已沾實惠矣如巡狩之政久[illegible]備若斯斯時
也當時有天子賴政者頒以春王同命有諸侯勸政者於

[illegible]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先王以觀為事民事之補先在春矣夫事曰巡狩述職君
事也無非為民也而重民事者先補不足耕之省於春也
有然嘗讀豳風一什而知民事艱緩必曰其始播百穀誠
恐民之俯仰不足耳若夫曠典舉於上事著鴻猷缺望彌
於民首巡鑾輅夫是以典章由舊大君不尚虛文而時序
更新小民已沾實惠矣如巡狩述職天子諸侯若斯斯時
也當陽有天子聽政者須以春王用命有諸侯勤政者戒

夫小補將見風俗之省天子有事於四方也藉田之耕諸侯廼各恭爾事也誰則無事而觀者藉曰非也巡狩則以五載朝覲則於四岳先王亦豈喜事者而何以讀虞書一册羲仲殷仲春輯瑞必紀羣后可知一人有慶列辟揚休赫濯震聲靈時切觀風之念藉曰非也六年而一朝又六年而一巡先王亦豈好事者而何以考周禮一書宗伯隸春官賓禮必覲邦國也可知九重播化六服承流輝煌仰鉅典常懷法駕之勤無非事者天子諸侯亦事其所事而已夫事豈有關於民哉而事豈偶忘乎民哉盛朝無闕事之書皂旌陳龍光覲禮非數而意非疏者無非竭閭閻之供億敢云國計擾民生而大典之嚴可不舉終歲服農事之勤田畯督司稼巡暑有怨而寒有咨者未足盡田間之疾苦所以瞻蒲乘力穡而應時之令必先行時而春也耕之中有不足先王曰省之哉予惟時其補之耕九餘三穫利肇端於播種苟紺轅不出而黛耜不偹何以慶我澤之如春乎王者作事謀始而秉陽和以令布令於焉省之此

也慶我農人力勤東作彼也嗟我婦子來餉西疇對待焉以補其不及茅簷之作息悉本於廊廟之勤求小人之依維兹稼穡也損上益下不已可使足民哉易耨深耕嘉種必原於誕降茍田非盡石而地已不毛奚以望春臺之共登乎王者率作興事順氣以推遷於焉省之此也協風披拂舉趾偕來彼也清漣斯飢空歎相形焉以補其不逮蔀屋之綏豐要待於宮廷之敷錫大君之惠如仰膏雨也益寡裒多何患百姓不足哉不足之補民之事無非君之事先王於巡狩述職外敢忘之哉而猶未已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陳王政於昔先脩其典也夫文王非王者而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無禁脩其典誰謂侯國無王政哉且王制一書皆殷之制而籍田維耦稅不分也詔爵以功惠不繼也服言雖察行旅往也獺祭有與虞人入也文王當其世於敢民之法則遵行之於禮下之經則權變之以裕其國則出於塗者未不必逐之以便其民則資於水者利并可公之而一特宗周之政遂可統成周之政昔者文王昌以為

治哉今夫政以治人岐之人農與士勸政以治地岐之地
陸與水兼箕演洪疇八政中以食為首逮其季培克在位
幾竭脂膏矣文王曰九一準什一之數道貴恪遵焉既旅
跨冀野之高開鑿亦虞土厚酌歲豐歲歉之常以定其例
而夫田止七十畝無容浮額以滋生且國用通三十年不
必獨租以市惠徹糧制權幽館非敢謂我示其廉彼饜其
貪也其殆念殷先王求助於民之義哉尹陳壹德復政後
任官其難遠其後忠良傳家半遭焚炙矣文王曰世祿濟
世爵之窮事宜熟權焉高山康自天之作籌纓豈乏世門
援報德報功之例以隆其恩而譜系屬在有功嗣德襲祖
父之爵即門第已成無輯食粟安孫子之常選勞績紀太
常非僅謂富則繼富急則周急也其殆守殷先王與享爾
祖之文哉卸室潤基在穡事胎謀凝重農賤商頹壞控蜀
戎事狄已正供罔缺迨後日難斯作貢輻湊者道達邠衢
矣文王曰其譏而不征度其關守有雞鳴旅資無索入其
市戒嚴厖吹廛布無輸國關澤山通節并無須龍虎也夫

夕陽廬旅已早兆易候之規驪駟充庭犬馬載道庶幾入
關問禁逐客毀書近市卜鄰廛人無罰乎往來欲寬政之
及孰非殷先王不設其征也哉周原陶穴以堇飴厥地實
多山少水顧支分溱洱多魚實王氣所鍾自當時魴鯖為
災逋逃者波興淵藪矣文王曰其無禁材葦之取供國賦
竭澤毋虞水泉之入隸漁師於梁毋發汝通涇渭設罭於
以美鱒魴也夫垂釣生涯詎必無興王之端熊羆入夢魚
瞰工謀庶幾伊緡（豬澤投緡）不絕漁梁結網敝笱猶存陂障弛舊政
之嚴猶是殷先王以時不禁也哉文王非王者也而政即
王政也王盍師文王

梁文能歷歷利及於下王政之溥利者如此嘗觀王者之
世服春田者維耦登夏屋者興（鮮）嗟五方商賈偕來九罭鱒
魴致詠美哉果行何政以至此不知惠東不費法本無私
納賦有常弗傷於重也詔糈有典弗靳於終也詰奸有制
弗涉於苛也公物有心弗流於吝也夫惟各溥其利焉而
已昔者文王治岐何以為治哉蓋岐之人農與士半岐之

夕陽廬旅、已早兆易堠之規、驪駟充庭、犬馬載道、庶麋入
闢閭禁、逐客毀書、近市卜鄰、廛人無罰乎、往來欣寬政之
及、孰非殷先王不設其征也哉、周原陶穴以堇飴、厥地實
多山少水、顧支分漆沮、多魚實王氣所鍾、自當特魴賴為
災、通逃者波興淵藪矣、文王曰、其無禁、材葦之取供國賦、
竭澤毋虞、水泉之入隸漁師、於梁毋發、波通涇渭、設罭於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以溥利者驗王政、下受其利矣、夫耕者仕者、以及關市澤
梁、文能歷歷利及於下、王政之溥利者如此、嘗觀王者之
世。服春田者維糯。登夏屋者興鮮嗟。五方商賈偕來。九罭鱒
魴致詠。美哉。果行何政以至此。不知惠衷不費。法本無私。
納賦有常。弗傷於重也。詔糈有典。弗靳於終也。詰奸有制。
弗涉於苛也。公物有心。弗流於吝也。夫惟各溥其利焉而
已。昔者文王治岐何以為治哉。蓋岐之人農與士半。岐之

地陸與水兼而文之治岐其治下無非利下總以溥其王
政之利者也既旅跨冀州之域高原多繡壤萬家之耒耜
必勤則豈無耕者乎顧東作毋荒下自儆惰農之習而西
成甫屆上忍思逾額之收尾趣雖勞鴻砻奚補也其何以
利及耕者也文也有九一之政合作而八家通力九之中
為公田按區而百畝收租一之外無私額且夫文豈不願
我稼之千倉盡飽爾家之八口特正供并缺朝廷之庾廩
何資而歲取無多黎庶之脂膏何損自先世為糧行徹而
遂持平以藏富於氓利之溥乎在野如此高山康天作之
基人傑本地靈一國之官寮必備則豈無仕者乎顧同寅
奏績前固叨鐘鼎之榮而有子承家後忽靳斗升之養鴻
功如昨駿惠罔聞也其何以利及仕者也文也有世祿之
政公忠為邦家光豈閱世而輒忘其舊譜系列勳賢後俾
受祿以安享其成且夫文豈不欲酬庸於祖父即令襲職
於子孫特名器難輕非賢嗣即為濫與而匪頒無已雖庸
才亦得代傳自平時芃樸官人而又推類以延賞其後利

之溥乎在朝如此羊䍶詠而貽年創業疑周家貴農而賤
商然地介邊陲要亦大道通衢之四達則豈無關市乎後
日者敍關不税必來逐客之書入市而求竟重廛人之罰
下逐利而征諸關市是與之爭此利矣文也頒一政曰譏
而不征異言異服察綦嚴不聞飽吏胥之囊槖祭器戎器
戒勿粥未違分子母之贏餘且夫布縷有征粟米有征先
王亦或以取不傷廉者略儲國用而度關詰雞鳴之盜但
契符璽節無索旅資列市懲尨吠之驚雖貨溢闤闠弗輸
廛布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利之溥乎遠來者如此走馬歌
而胥宇遷居疑厥地多山而少水然支分沮漆要有巨川
廣藪之相環則豈無澤梁乎後日者竭澤嚴防競設舟鮫
之守入梁概戒莫懸祭獺之期下貪利而禁在澤梁是不
啻奪其利矣文也立一政曰無禁林葦之汲供國賦亦任
人如取而如攜水泉之入肆漁師詎由上自專而自用且
夫數罟有禁非時有禁先王容或以示毋多欲者稍制人
情而陂澤分涇渭之流投餌聽閭閻國無私產與梁集往

來之跡取物充日用家有餘資人之所欲君必從之利之
溥乎近處者如此總以溥其利焉而已而王政猶不止此
入如取而如攜水泉之入縣漸時垂由上自卑而自用且
蓄奪其利矣文也立一政曰無禁林藪之求供國用亦任
之官入梁概成虞衡藪之時下貪利而禁在澤藪是不
履數之相擾則豈無澤梁乎故曰若澤藪所設者藪
而有守邊居疑[illegible]山而少[illegible]更分[illegible]有[illegible]川
屢有[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利之[illegible]乎[illegible]來者如此更[illegible]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識不才而後舍去之亦公論已夫見不可則識不才然勿
聽左右諸大夫而處舍也察之國人而不可見去亦如是
其慎哉且有國家者操進退人才之柄往往甫擢一賢而
近習中傷同寮交構人主不察遂淪廢終身致使舉國士
庶有伏闕訟冤而旋格於吏議者嗚呼欺飾聖明習為故智
就令果屬不才王猶當詢之以衆論持之以卓鑒毋遽受

其飾說也。王昔者所進。果賢者乎。今日之舍。王固曰吾識
其不才。抑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也。今夫士人新進。急功
近名。一旦得志。家國之禍愈烈。而人主隱識其人。除授不
洩諸左右。手詔既頒。諸大夫叩閤切諫。國之人一二遠見
者。則已豫燭其姦焉。此惟賢主先幾。或薄其人而不用。否亦
優游散秩。用當其才。何遽至壞敗家國事。故臣以為不如
弗去。且王之急於去者。特以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也。然
臣安知一官稱職。不結內侍。不媚長官。而孤立無援。卒中

蜚語。甚有國門策蹇。彼閭閻父老。猶繫去思者。至如載道
口碑。競興怨謗。責倖殫劾。較確聽聞。王猶非左右諸大夫
勿聽。而國人是聽也。精以察實。以見然後知進賢固不得
已。去之亦初非得已者。蓋言慎也。顧俊之典之非虛文也。
薄技偏長。悉願見容於盛世。一蹶而不振焉。謂宇宙何嘗
無才。正恐志士懷奇。誰復設致身通顯之望哉。況乎內廷
多猜忌。媒蘖正人。政府有齟齬。翦除異己。即鄉閭游手。亦
或因黨徒屏迹。逞私忿而遂肆浮言。故察之而不必竟去

無論矣。就使劣迹既彰。勢難容忍。要亦由聖主不才之棄。而放歸田里。尚須君恩。非然者、黜惡所以慰人心。至得罪權奸。不獲慰留於明詔。遺艱投大。國事孰係安危也。亦徒被此惡名爾。馭吏之權之有寬政也。使貪驅詐。猶將觀效於異時。一眚而遽遺焉。雖罪戾實由自取。安見庸臣固寵不盡屬苟容阿諛之徒哉。況乎贄御少忠良。何知清議。誅官爭建白。易挂彈章。即道路流言。亦且據朋輩傳聞。信游談而好為異論說。故察之而猶可不去無論矣。誠使釁瑕既蹈。心實無他。尚有乞明主再造之榮。而息隱邱園。未鐫官秩。非然者、錯枉本以如衆望。至授權嬖戚。不復裁奪於宸衷。蔽聰塞明。官方何以澄叙也。亦適多此輕舉爾。臣願王之慎於去也。

聽也。未有失其本末輕重之序。而可以遂竟其功者。而說貴兼權也。未有涉於鹵莽滅裂之為。而可以各完其量者。如若是吾與子言志。吾且與子兼言氣。如告子言、其弊遂至勿求於心。而其原即由勿求於氣。夫氣則何以帥之也。貴

無論矣。就使劣迹既彰。勢難容忍。要亦由聖主不才之棄。而放歸田里。尚頌君恩。非然者、黜惡所以慰人心。至得罪權奸。不獲慰留於明詔。遺艱投大。國事孰係安危也。亦徒被此惡名爾。馭吏之權之有寬政也。使貪驅詐。猶將觀效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

持志以帥氣、氣無暴矣、夫志以帥氣、志為至而氣特次於志也、此其故、言無暴者知之、且人一心之運動。百為皆退聽也。未有失其本末輕重之序。而可以遽竟其功者。兩說貴兼權也。未有涉於鹵莽滅裂之為。而可以各完其量者。若是吾與子言志。吾且與子兼言氣。如告子言其弊遂至勿求於心。而其原即由勿求於氣。夫氣則何以帥之也。貴

立其志夫體又何以充之也仍持其氣戰勝在危微一氣相為由貫注決疑定斷主宰為有權焉蓋氣究不得而侵之也周旋由日用百體亦受其馳驅形外誠中因應遂曲當焉即志且不得而攘之也其識也定其神也完其得主也有常其循序也有節力葆此天君之舒泰而要始原始卓然高邁於羣倫即氣以成形而志直未嘗稍屈也至焉身涉乎人世之紛紜通變達權惟是奮往於一念至志有定向而氣遂莫與爭能焉次焉若是者非專其趨向之功則持歸無定非藏其淩厲之勢則暴戾堪虞故必返勘諸中藏而變動不居內念常持其主宰情欲交感投隙終窮鎮定有全功傲氣亦為默化也斯敬慎不敗矣亦無激行其私意而防閑不檢昭質受暴於朋從尤悔何常永貞則吉操存在先事用志於以不紛也斯體用胥賅矣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我自四十以來從得力之後而竊欲證其故於同堂也

賦得已涼天氣未寒時得時字五言八韻

一覺銀床夢○新涼已及時○天光寒未到○秋氣信先知○
殘暑銷○梧院○斜陽駐○菊籬○輕雲低不捲○月(初)月淡偏遲○
客況韋蘇味○人煙繫橘思○酒樽開詠永○燈火讀書宜○
逝水流光感○臨風別緒移○料應山嶺上○叢桂正含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首舉所聞之人各有得於聖人也夫游夏列於文學而張亦其流亞也歷舉其人不皆各有所得哉且天地精華之氣儲之數百年而一發者也而以其正氣生聖人即以其餘氣生學聖人之人故聖人雖不行其道而其閒之肆推歌風雅容揖讓(儀度)者傳之百年而猶藉藉人閒也敢為夫子述所聞所聞尼山一人備智仁之全德裕教育之全功渾然全體為夫子所退讓而弗居者固有然已乃有躬被杏

壇之化親承洙泗之傳謂之智者而不得謂之無與於智者而亦不得謂之仁者而不得謂之無與於仁者而亦不得者試指而數之夫子論勇也有似子夏者子夏為曾子良友而曾子論禮每然於子游而常推子張至若子貢曾舉子夏子張並問而侍側每偕游夏夫子引子貢曾子之論詳矣子夏僅舉其似丑請述所聞於子夏并請述所聞於子游子張當其初閒居燕居之傾項問孝問仁之日游觀員牆之際或同承指授或各聆教言蓋子夏既事孔子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子游既事孔子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子張既事孔子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是三賢者不可同日而語也迨其後洒掃應對之節裼裘衰經之輓交友擇師之誠或相爭不決或相証有合蓋子夏舉子夏之說曰商也聞諸夫子也子游舉子游之說曰偃也聞諸夫子也子張舉子張之說曰師也聞諸夫子也是三子者不可同類而稱也何也以丑所聞聖人之體三子皆各有其一也子夏長於詩學詩者宗之子游長於禮學禮者宗之

子張長於政學政者宗之本孔子之學以為學而其學遂各分支派夫各分支派之為體也文侯隆其禮而卜氏之教傳武城被其化而言氏之教傳申詳守其業而顓孫氏之教傳奉孔子之教以為教而其教遂各有專家夫各有專家之為一體也子夏退老西河而人疑於孔子子夏固似孔子者也若子游以吳人而北學又南方之孔子也子張之道晚而益進嘗自信為君子而不疑豈無所得於孔子者也子夏子游子張蓋皆有聖人之一體也若冉閔顏淵則更有進於三子知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即詩見道禦侮惟在能治者矣夫人不知道何以能治國家子讀陰雨之詩而贊之不益信侮之所由莫敢哉且國家所以維於不敝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蓋既有治人即可以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勤之成書亦既有治道即可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當世前聖與後聖相見者大相契者微均願措國家於久安而弗令其昧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家時

其時幾莫敢有侮之者。而周公乃為此詩也。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治國家之道者乎。國家蒙業承庥。一委裘而已
刑措耳。即荓蜂也。而辛螫。桃蟲也。而拚飛。原不足累聖明。
而何妨置諸意外。乃為此詩者。舉意外者而意中籌之。斯
捋荼蓄租。道以深明而益惕。國家守成無事。一踐阼而已
中興耳。即三監迭起流言。二叔妄圖紀叙。固不足損隆盛。
而適見咎之在人。乃為此詩者。恐在人者偏自我召之。斯
嘵音瘏口。道以灼見而永貽。此詩也。苟非能治其國家者
何以知此道。即何以為此詩乎。然則有國家者宜何如也。
明有防患之一途。為國家弭無形之隙。而或誤於剛愎。或
錮於因循。昧昧者伊何為也。圖治疎而憂患叢生。詩人其
竊笑之矣。業有燭幾之先見。為國家屢獨喻之謀。而保邦
於未危。制治於未亂。勞勞者靡有已也。布治密則覬覦悉
絕。詩人早默諭之矣。有國家者而果能治也。敢侮者誰哉。
將謂周公居東。顯有罪人為之讎。故其防民侮者切也。而
不盡然也。縱令小腆未至興戎。而風雨之漂搖。當亦時深

遠慮國家非一日所得治正不可一日不求治由詩言推之道以承世德治術隆而悉載王靈道以裕孫謀治統肅而永弼後患問誰是敢違聲教者乎此道明則憂深思遠即昇平亦何可晏安將謂周公攝政直以天下為其任故其禦民侮者周也而不盡然也縱使相業未逢負扆而室家之拮据詎容稍貸仔肩國家不得安於未治正不可自謂已治由詩言廣之道在馭臣民治法備而名分莫越道在乎中外治功昭而風氣胥同問誰為敢犯朝廷者乎此道得則憂盛危明雖偃服亦何難振起吾願與世之有國家者誦此詩也

即詩見道禦侮莫亟於圖治矣夫陰雨之詩為有國家者作也孔子嘆為知道亦謂欲禦侮者惟在圖治耳且國家所維於不敝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有治人即可以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勒諸成書有治道即可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當世前聖與後聖相見者大相契者微均願措國家於久安而弗令其昧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家時其時幾莫敢有

達慮。國、家、非、一、日、所、得、治。正、不、可、一、日、不、求、治。由詩言推之。道以承世德。治術隆而悉載王靈。道以裕孫謀。治統肅而永弭後患。問、誰、是、敢、違、聲、教、者、乎。此、道、明、則、憂、深、思、遠。即、昇、平、亦、何、可、晏、安。將、謂、周、公、攝、政。直、以、天、下、為、其、任。故其、傑、民、侮、者、周也。而不、盡、然也。縱使相業未逢負扆。而室家之拮据。誶容稍貸仔肩。國、家、不、得、安、於、未、治。正、不、可、自謂、公、台。自詩言黄之道生又至天台去蔔而名今莫越道

夫詩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即詩見道、禦侮莫亟於圖治矣、夫陰雨之詩、為有國家者作也、孔子嘆為知道、亦謂欲禦侮者惟在圖治耳、且國家所維於不敝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有治人即可以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勒諸成書、有治道即可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當世、前聖與後聖、相見者大、相契者微、均顧措國家於久安、而弗令其昧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家、時、其時幾莫敢有

侮之者而周公乃為此詩也。孔子曰、吾讀此詩、吾穆然於道矣。國家當杌隉之秋、酖毒晏安中主亦知為非計、想當日委裘踐阼、殷遺小腆、反側投戈、箕列外藩、遐荒執贄、沖人無佚德、謨烈其丕承矣、而詩言乃如此憂危也。國家值艱虞之會、經營締造、庸人亦視為要圖、想當年負扆臨朝、管叔流言、終安匕鬯、祿父思亂、卒殄斧斨、明辟賴勤施、昇平其永慶矣、而詩言猶如此迫切也。何也、周公以治國家而致警於禦侮也、苟非知其道、即何以為此詩、然則有國家

宜何如矣、憂患即屬未形、一念苟安、釁隙已乘於倏忽、故譙羽脩尾之喻、古人出之而非迂、補苴總無善術、數言遠慮精神恍示於來今、故嘵音瘏口之勞、後世襲之而輒效、而特患有國家者不能治耳、不能治而冒怪其敢侮乎、吾於是穆然於道、而深有望於能之者。國運之盛衰迭倚、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偃禾拔木之虞、羣情易煽、方夫金縢未啟、又安知朝廷泄沓、風雷不名乎變端、則謂治在思艱、非必自碩輔居東始也、鴟鴞即甚鬻閔、而覆巢毀室、猶警殷

憂、風雨即未漂搖、而拊柔蓄租、猶深過慮、能處常[變]則處常無恐矣、以防蜂蠆、乃以衍雎麟、此道得而侮絕其萌、何俟上學士治安之策哉、國基之興敗何常、安無不危、而否無不泰、集蓼求辛之誠、多難旋平、當夫繡袞未彰、初非料海宇澄清、渚陸遂歌乎盛德、則謂治成無逸、亦不惟家相攝政然也、內非有紀叙之憂、而基固苞桑、何忘拮据、外非有多方之告、而患[寇]靖伏莽、何忽恩勤、能備患則備豫不虞矣、以頌鴻飛、即以消狼跋、此道明而患[海]弭其隙、不足該昔王平[治]之謨哉、孔子之言如此、然則令之有國家者又當何如也、

過必改、豈必待人之告哉、而不足以見自治之勇也、孟子即其告過則喜觀之、曰、人不能早立於無過之地、而一端之疵累、必待改於同志之箴規、已非聖賢刻勵之深心矣、而復恃暴棄以飾非、斥忠告而指為激切、習淺漢以納論、聆直言而莫振因循、始而自蹈、繼而自怙、終而自棄、則為其克治之不加、而聽受之不誠也、要非所論於子路、想其

憂風雨即未漂搖而拮荼蓄租猶深過慮能處常變則處常無恐矣以防蜂蠆乃以衍雎麟此道得而侮絕其萌何俟上學士治安之策哉國基之興敗何常安無不危而否無不泰集蓼求辛之誠多難旋平當夫繡袞未彰初非料海宇澄清渚陸遂歌升咸德則謂治成無逸亦不惟家相攝政然也內非有紀敘之憂而基固苞桑何忘拮据外非有也[illegible]之告[illegible]有豪不宴矣

平以萬炎孔子之言如此然則今之有國家者大當何如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惟勇士勇於改過喜於告而勇益見矣夫子路勇士也有過必改豈必待人之告哉而不足以見自治之勇也孟子即其告過則喜觀之曰人不能早立於無過之地而一端之疵累必待改於同志之箴規已非聖賢刻勵之深心知而復恃暴棄以飾非斥忠告而指為激切習淡漠以納誨聆直言而莫振因循始而自踰繼而自怙終而自棄則為其克治之不加而聽受之不誠也要非所論於子路想其

受至聖之裁成誠意正心過欲久深於平旦才負果敢大
節豈虧志絕忮求細行亦檢矢精心而統以全力即未能
矜持悉化而粹然可驗其生平故雖具兼人之才加直前
勇往處事或涉於闊疏諸造升堂懲尤偶誤功存爾室省
察治何難範衆理而勘諸一心亦無事指摘頻加始惕然自
深其砥礪然則子路豈必有過歟即有過亦豈必待人之
告歟而要未足以盡我勇行之子路也人情不矜學業未
有不護瑕疵豪傑一行偶疏始亦出之無意而旋因創懲

過激遂不惜怙過以終身譽為剛恐其不諱訾之轉憂其太
盡也而子路則何如也人情即好勸規未必即深省寤友
朋數言諍諫初亦受之若虛而終以疾累來無知反疑為翹
過以博直內本非肖心而出外亦第虛意相將也而子路
更何如也子路惟恐人之不知我過惟恐人之不為我告
也告之則喜之而子路自治之勇見矣必皇皇焉悔尤交
迫而始思藉繩愆糾謬力藏非心則設無良友為提撕半
生不幾坐誤乎子路之喜有積乎其素者歟既非矯無欲

之論而更加忌諱人將鑒辱以自娛即力存晚蓋之心而
莫獲奮興過亦愈滋於不覺姱修之疏忽前哲彌其缺前
哲務思底其全斯何如精純也逆耳何嫌亦竭誠相助其
虛懷并不惟懽欣述厥必諄諄焉懲戒並施而始為對法
語巽言欽心忠告則安知當境之聆受外著必本中藏乎
子路之喜當窺乎其微者焉惕厲在平居即不必果有其
人而幽獨如在之監也功修期自懍即不必真蹈於過而
返觀益切夫悚惶愉快之情形後人聞其風後人不得傳

其仙斯何如梗概也事同困勉而功可擴充其造詣已不
晚近聞爾子路之勇於自治也如此

而不善學之則弊在於隘與不恭矣君子所以不由哉孟
子意謂古人之行詣足以流傳於後世者皆其可由者也
顧古人務為造極各率其性之所近而不能防流弊於將
來斯後人奉為師承遂習其學之所專而反至失中行於
大道所貴即古人之善處身善處物者識其不善於善中
而後學之率由乃知所慎矣伯夷柳下惠吾既論列其事

之論而更加惡諱人將鑒辱以自如即力存晚蓋之心而
莫獲奮興過亦愈滋於不覺矜修之疏忽前哲彌其缺前
哲務思底其全斯何如精純也逆耳何嫌亦竭誠相勗其
虛懷并不惟懽欣迹而必諄諄焉懲戒並施而始為對法
語巽言欽心患告則安知當境之昤覺外著必本中藏和
子路之喜當窺乎其微者焉惕厲在平居即不必果有其
過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路之勇於自治也如此
[illegible]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不善學而清和有弊君子慎所由矣夫夷惠惟清和焉耳
而不善學之則弊在於隘與不恭矣君子所以不由哉孟
子意謂古人之行詣足以流傳於後世者皆其可由者也
顧古人務為造極各率其性之所近而不能防流弊於將
來斯後人奉為師承遂習其學之所專而反至失中行於
大道所貴即古人之善處身善處物者識其不善於善中
而後學之率由乃知所慎矣伯夷柳下惠吾既論列其事

矣不益見夷為聖之清者惠為聖之和者哉聖人者為萬世之君子示以共由之道者也而何議於夷而何議於惠使夷不耿介何以成為夷使惠不圓融何以成為惠迄今述采薇之詠傳書筴之言殊令人樂為攀附矣而何以涉矯激者曰吾則由夷習脂韋者曰吾則由惠也惟讓德是矜夷不能同於惠惟同塵是尚惠不能比於夷迄今片石在西山遺風留東魯猶令人願為步趨矣而何以由乎夷者曰世與我相遺由乎惠者曰禮非為我設也噫是隘也是不恭也是由夷由惠之所至也而遂恍然於夷為聖之清而其弊若此惠為聖之和而其弊若此今夫天之覆幬也時惟秋烈何以廣萬物之生歲盡春溫曷以肅一元之體調劑而無專勝由者所為不識而不知今夫聖之時中也以大氣節留人心而外無涯涘以大局量涵物類而中有防閑渾全而非一偏由者所以無反而無側而若隘與不恭則尚可由之乎吾知君子不由也大凡前賢之舉動每易為後人府過而口實轉滋高節如巢由猶指箕穎為

逃名之歎元聖有伊尹且疑割烹為要主之媒況乎夷惠
生平本各有待弭之一隙也迨經由之者孤行其是益覺
實坐其為隘而不留餘地以處世者亦不留地以處躬實
坐其不恭而不設定制以範人者即不設定制以範己君
子則以不由杜厲階大凡後學之遵循恆反因先哲遺規
而拘泥致誤謂讓國可風也而非其時適啟爭端謂流俗
可苟同而比於物或招黨禍可知夷惠行事原未謂立極
於萬全也且自由之者莫補其偏益見以隘矯不恭而宇
宙雖寬俯仰皆跼蹐之地以不恭矯隘而門牆不立簡易
即跅弛之階君子則以不由持道統人宜慎所由矣

何隘與不恭之有乃清和分屬而弊生焉君子所以不由
乎孟子若曰古人立行惟賴有造乎其極者乃能使萬世
由之然竊恨古人立極之行各能以一人擅其勝不能以
兩人會其通而以名節見者不更以度量見以度量見者
不更以名節見遂令後學仰其風徽而坐以流弊此亦古
人之餘憾而即學古人者之大防也如伯夷柳下惠吾既

逃名之歎。元聖有伊尹。且疑割烹為要主之嫌。況乎夷惠
生平。本各有待彌之一隙也。迨經由之者孫行其是。益覺
實坐其為隘。而不留餘地以處世者。亦不留地以處躬。實
坐其不恭。而不設定制以範人者。即不設定制以範己。君
子則以不由杜厲階。大凡後學之遵循。恒反因先哲遺規。
而拘泥致誤。謂讓國可風也。而非其時適啟爭端。謂流俗
[illegible]禍[illegible]為[illegible]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清和分屬而弊生。人當折衷君子矣。夫統夷與惠為一人。
何隘與不恭之有。乃清和分屬而弊生焉。君子所以不由
乎。孟子若曰。古人立行。惟賴有造乎其極者。乃能使萬世
由之。然竊恨古人立極之行。各能以一人擅其勝。不能以
兩人會其通。而以名節見者。不更以度量見。以度量見者。
不更以名節見。遂令後學仰其風徽。而坐以流弊。此亦古
人之餘憾。而即學古人者之大防也。如伯夷柳下惠。吾既

論列其事矣伯夷非聖之清者乎柳下惠非聖之和者乎
聖人者君子之所效法者也雖然吾竊有念於伯夷柳下
惠行詣之所至皆各任其性之所近而當局者不必自知
然逞企者正代為知矣極意揣摩適以得其待弭之隙乃
覺不屑就者俯仰幾難托足不屑去者進退幾至失身趨
嚮之所終亦各具其理之所歸而樹極者不甘任咎然誤
會者若貽之咎矣偏端執守正以坐其必至之愆乃覺不
屑就者人莫能為我容不屑去者禮未嘗為我設夷自成
為夷也惜乎其隘也惠自成為惠也惜乎其不恭也夫以
夷為聖之清而其弊若彼惠為聖之和而其弊若此設令
當日者夷與惠互參兩可將夷雖耿介而清之中亦廓規
模惠即圓通而和之中亦嚴防範調劑以化隘不恭之迹
而厥道則惟中惟庸即令有人焉夷與惠兼備一身將清
能如夷而不諧俗亦不戾俗和能如惠而不逆情亦不徇
情渾全以泯隘不恭之偏而其行遂可師可法特無如清
和之分而見不能合而成也隘與不恭君子由之乎不由

也大抵聖賢之行事一經後人之蹈襲遂至日失其本來況乎夷惠之本來原未嘗立於無過也謂采薇之歌莫能尚而率土皆王國何自藏偕隱之身謂書笑之言可以傳而竊位有臧孫卒至受三黜之辱由之而流於矯激入於脂韋適足為夷惠重疚耳而君子之不由從可識矣大抵流俗之事為每援往哲之流傳思以代府其缺失奈何夷惠之缺失先未能杜人遺議也謂頑廉懦立有餘風而世運未平高節義而誰與匡濟謂薄敦鄙寛有遺教而道防宜立尚含容而孰與維持不由而介節自珍和風自古夷惠原足千秋耳而君子之所由別有存矣吾師乎吾師乎則惟合夷惠為一人者乎

由域民而遷進亦猶不以封疆之界也欲求多助道在得人和而已今使欲固吾邦國威耀天下僅恃城池兵革以束縛民心何如得王者教養之道哉抑知帶礪雖嚴矛戟雖修安見邊陲之克振而驪虞不尚牢籠不事要惟仁義之相孚則勿據地之逼狹（阻隘）器之精良而要有使民無恐者

也、大抵聖賢之行事、一經後人之蹈襲、遂至日失其本來、況乎夷惠之本來、原未嘗立於無過也、謂采薇之歌莫能尚、而率土皆王國、何自藏偕隱之身、謂書笑之言可以傳而竊位有臧孫、卒至受三黜之辱、由之而流於矯激、入於脂韋、適足為夷惠重疚耳、而君子之不由、從可識矣、大抵則惟合夷惠為一人者乎

惠原是千秋耳目、而吾于之所由則有存矣、吾願乎吾願乎

宜通尚含容而亂與隘排不由而介節自持和風自高矣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

固與威亦有所不以者、在得人和之道焉、夫固國威天下、由域民而遷進、亦猶不以封疆之界也、欲求多助、道在得人和而已、今使欲固吾邦國、威耀天下、僅恃城池兵革、以束縛民心、何如得王者教養之道哉、抑知帶礪雖嚴、矛戟雖修、安見邊陲之克振、而驩虞不尚、牢籠不事、要惟仁義之相孚、則勿據地之逼狹（阻隘）、器之精良、而要有使民無恐者、

慎持於無事之時焉地利不如人和之故既徵諸域民矣
夫上之所以得民與民之所以助上道不在封疆之界則
由封疆推之不有山谿之險兵革之利在乎地形果屬平
康夷每慮敵人之易入非所以固國也故有鑿池築城以備
不虞之患猶諸分疆畫界以堅不貳之心似邦本之久長
未始不在山谿之險耳然而高陵深谷何若與仁讓之
可憑則欲培國脈於苞桑道不以險危自恃者此也武備
未能修舉每為鄰國所見輕非所以威天下也故有積儲
軍實四海無輕動之時猶諸經畫井田萬姓有樂從之願
似風聲之赫濯未始不在兵革之利耳然而戈矛偕作何
如忠信相維之可恃則欲統天下而生畏道不以利器見
長者此也誠何以固國威天下哉實與民域而自有其道焉
不必有意固國而國無不固不必有意威天下而天下知
威至是而猶不謂多助乎而要必屬諸有得道者一則教
之以大義焉名分所宜遵誰非樂受夫範圍而所以納於
範圍者必鼓舞早深於平日道不期小補所期者克底大

同道不貴近功所貴者胥臻一德夫此教化所周足以動
羣生向義之誠至於負固之誅取威之訛教民者必不為
也大義伸而衆志咸興尊親君上此風不已徧國中哉一則
養之以深仁焉梗頑所默化誰不願歸於忠厚而所以轉
為忠厚者必涵濡早徧於一邦道有以溥休和何難戢性
情之澆薄道有以恢樂利庶幾開風俗之敦龐夫此培養
所深足以堅兆庶歸仁之意至於固而不搖威而不猛養
民者所自有也深仁浹而輿情克壹服化輸誠此事豈關
乎霸術哉民心既得雖有山谿之險兵革之利要非以此
為多助之方也地利之不如人和如是

以特書曰將朝王可朝而不可召重道乎即所以重德耳
且上不可存士前之心下亦不可執王前之見必謂孟子
以道德自高輕視當世諸侯王非也乃至下本無王前之
心上偏執士前之見則一徇其意不惟褻我身遂使天下
不知道之可珍弁令世主不見德之可貴於是其迹似詭
其詞似亢而其本心幾無以白矣記者故原其隱而特書

同道不貴近功所貴者胥臻一德夫此教化所周足以動
羣生向義之誠至於負固之誅取威之詠教民者必不為
也大義伸而衆志咸興尊親君上此風不已徧國中哉一則
養之以深仁焉梗頑所默化誰不願歸於忠厚而所以轉
為忠厚者必涵濡早徧於一邦道有以溥休和何難戢性
情之澆薄道有以恢榮利庶幾開風俗之敦龐夫此培養
所積足以堅兆庶歸仁之意至於固而不撓威而不猛矣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可朝而不可召守道者德不敢屑也夫孟子而不可朝何
以特書曰將朝王可朝而不可召重道乎即所以重德耳
且上不可存士前之心下亦不可執王前之見必謂孟子
以道德自高輕視當世諸侯王非也乃至下本無王前之
心上偏執士前之見則一徇其意不惟褻我身遂使天下
不知道之可珍弁令世主不見德之可貴於是其迹似詭
其詞似亢而其本心幾無以白矣記者故原其隱而特書

之曰孟子將朝王孟子在齊賓師之位也王而欲見孟子就之可也即不就而待其朝可也孟子不可召孟子何不可朝哉不就見而朝不為貶道不待召而朝亦不為損德朝所以致敬即所以盡禮使竟謂不可召之孟子本存一不可朝之意見以自峻其道而故示其德之尊也豈仁至義盡之孟子而敢出此而何以不果朝也其故不在孟子而在王託疾致辭王之巧於召也迨孟子亦以疾辭瞷其時而問疾者來而醫又來則又因孟子之不可召而更巧為召也王於孟子不敬實甚無禮實甚其慢孟子即以慢道也慢道即以慢德也遂使將朝王之孟子不朝而亦不朝而宿而其本欲朝王之初心惟非東郭氏不及知景丑氏不能知即公孫丑孟仲子輩亦幾幾乎無由知記者曰將朝王見孟子之不果朝非不可朝也不可召也凡以衛道而重德也幼學壯行之願之未能忘也苟王不待朝而顧廬枉駕吾道豈靳人知安見堯舜已邈必不足與言仁義也至召焉而王之詐絕已甚必為之立應其召是以詩書

坐誦之列願儕諸左右趨承之列誠恐身或可賤德究不能賤愛其身即以愛其君人主簡賢之習曷敢為吾王重其疵哉王齊反手之思之未嘗恝也荀孟子朝王而陳善責難大道且為世用安見湯桓不再必不足以大有為也至召焉而王之錮蔽已深姑為之堅謝其召俾知好色好貨之主不得傲距楊距墨之儒庶幾君忘其貴德益見其貴告其臣即以告其君足用為善之機不猶為吾王深其望哉孟子之不果朝孟子未忘王也不然不朝則已何為以一弔示其意於一宿費其詞予蓋猶是將朝王之初心也特以可朝不可召者衛道以重德而已

可因召而朝而顧自居於不可者正欲王知道之尊耳且以臣朝君臣所以盡道即以君召臣君亦豈遂謂非道顧君欲為何如君必察其臣為何如臣臣以道自重君不得而輕之臣以道自貴君不得而賤之即至輕且賤之者故與其道相難終惟是自居於貴重以空其恃而啟其悟而臣不屈而道益不屈戰國之臣皆不召而至之臣也不可

坐誦之列顧儕諸左右趨承之列誠恐身或可賤德究不
能賤愛其身即以愛其君人主簡賢之習曷敢為吾王重
其疵哉王齊反手之思之未嘗懃也苟孟子朝王而陳善
責難大道且為世用安見湯桓不再必不足以大有為也
至召焉而王之錮蔽已深姑為之堅謝其召俾知好色好
貨之主不得傲距楊距墨之儒庶幾君忘其貴德益見其

也特以可朝不可召者衛道以重德而已
以一身示其意於一宮貴其詞於孟猶是將朝王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嚴朝與召之辨欲王知道之尊也夫孟子既欲朝王何不
可因召而朝而顧自居於不可者正欲王知道之尊耳且
以臣朝君臣所以盡道即以君召臣君亦豈遂謂非道顧
君欲為何如君必察其臣為何如臣臣以道自重君不得
而輕之臣以道自貴君不得而賤之即至輕且賤之者故
與其道相難終惟是自居於貴重以空其恃而啟其悟而
臣不屈而道益不屈戰國之臣皆不召而至之臣也不可

召之臣孟子一人而已非孟子之自尊也德尊也即道尊也苟世有尊德樂道之君思與之講論仁義黜霸崇王而由桓以言湯憲王祖帝而由湯以言堯舜則就見而學之可也即不就見待其朝而俟其陳於前亦可也孟子雖不可召何不可使君得見哉如曰不可得見何以記者特書曰孟子將朝王然則將朝王者又何以不果朝盖以王之召故也王之召適以中止其朝也始之使人來而曰有疾適以引孟子託病之辭繼之使人問而又醫來適以絕孟子造朝之意而孟子正恐世之不知其德并不知其道者受王之愚不以為王召孟子拘孟子之迹竟以為孟子不朝王將不敬之罪無禮之譏其又奚辭以一弔示其意而又於一宿費其詞終為之比伊尹薄管仲自明其尊曰不可召以見將朝而不朝非不欲也有所不可也道固然也雖然孟子豈僅以道自守而故示其德之尊哉故示其尊則以不可召者為夸幾以不果朝者為幸而孟子固將朝王之孟子也召不可朝何必不可所以自明其尊者實欲

使王之知其尊而轉為尊德樂道之君以相鄿於大有為焉是即不能就見而受教庶幾不復以召焉者力拒其朝也此孟子望於王之深心而始終一將朝王之心也好色好貨失德者伊何底也以不可召者明示以可友可師俾知賢為尊而物無以尚而褻慢之意不生足用為善之機由此寓矣之梁之滕貴德者復何人也以不可召者顯喻以可親可畏俾知君雖尊而士亦不卑而陳善之門以啟反手可王之望由此深矣孟子欲使王知其道並知其尊而王乃可朝矣此意也東郭景丑所不能知彼公孫丑孟仲子其能深知孟子之深心否乎

答角不[illegible]

然非深知君子者為還按之曰君子復何疑哉且餽之矣知其來也吾亦何怪其然哉蓋彼實未識為君子耳不謂從旁見之者復為之懷疑而莫釋是餽者所冀倖或然者旁觀亦謂何必不然是豈曰親君子而仍未識君子乎一揭其品又安用此懷疑莫釋也無處而餽是謂貨之而獨不思所餽者果為何如人耶儒行之曰貶也叩關者挾策

使王之知其尊而轉為尊德樂道之君以相蘄於大有為焉是即不能就見而受教庶幾不復以召焉者力拒其朝也此孟子望於王之深心而始終一將朝王之心也好色好貨失德者伊何底也以不可召者明示以可友可師俾知賢為尊而物無以尚而褻慢之意不生足用為善之機由此寓矣之梁之滕貴德者復何人也以不可召者顯喻

仲子乃其能深味孟子之深心否乎
而王乃可朝矣此意也東郭景丑所不能體會

焉有君子

欲解不受之疑因還按諸君子焉夫陳臻以不受疑孟子似非深知君子者為還按之曰君子復何疑哉且餽之突如其來也吾亦何怪其然哉蓋彼實未識為君子耳不謂從旁見之者復為之懷疑而莫釋是餽者所冀倖或然者旁觀亦謂何必不然是豈曰親君子而仍未識君子乎一揭其品又安用此懷疑莫釋也無處而餽是謂貨之而獨不思所餽者果為何如人耶儒行之日貶也叩關者挾策

而來入市者吹簫而往、世主見之以為比比然矣、則其決
然而為此餽者、方自謂勝籌已握、又妄識草廬歌嘯、卓然
負大雅之名、士風之日下也、候門者曳裾而進、求食者彈
鋏而歌、國君覩之以為卑卑甚矣、則其留然而致此餽者、
且自誇左券已操、又妄知斗室羈棲、超然樹大成之望、則
餽者固未嘗一思君子也、而餽者究無如其為君子也、蕭
條旅館之中、而忽援厚實以相加、彼餽者亦計之深矣、而
特未詳察為君子耳。設早計及其為君子、而猶以無情所
不免者。爲君子例諸尋常。天下必無此妄人也。蓋一
焉。其詣固夐乎尚矣。寂寞羈人之況、而不恤豐腆以相贈
貫按
彼餽者亦審之久矣、而要未審其為君子耳。脫能審知其
為君子。而仍以偽士所或至者。為君子冀其萬一。天下斷
無此愚人也。蓋一深念焉。其人實迥乎異矣。則餽者所擬
為有者。其遂謂君子有之耶。在輕試於君子者。方以為如
我所求。固勢所必有。不知勢之所必有。以其人非君子也。
至特拔於什伯庸衆而成此美名、其所由得為君子者、如

平日先自命為君子焉紛學壯行非必情甘淡漢乃齊而漫有所餽也芳標可指對觀焉而當亦爽然爾在竊議夫君子者亦以為如我所擬或事所偶有不知事之所偶有以其人似君子而非君子也至鄙薄夫捭闔縱橫而居於成德其所以常為君子者知畢生必無失為君子焉長民輔世何嘗矯作孤高乃子而猶疑不受也顧望久昭代計焉而轉難自解爾可以貨取焉有君子而如此者乎子當忱然知吾淺之乎測君子也

焉有君子

為餽者還按諸君子當爽然失焉夫既為君子彼無處而餽者猶未識其為君子乎為還按之曰君子當亦爽然失耳且人苟欲有餽於人必自審所以餽者為何如說亦必果代揣受我餽者果為何如人不揣其為何如人竟以常人之所不能免亦謂其人之所未必無而鰓鰓然冀倖於其人豈知一懸想間其品望既昭然在耳目而猶為之冀倖焉何為也無處而餽是非禮之而實貨之為此餽者其概

以為非君子乎、其故欲以非君子者例視君子乎、概以為
非君子、則闇於識者耳、謂游說之術興士風日降矣、意者
人之欲善富、誰不如我乎、斯亦何怪其餽之來也、蓋彼早
以非君子相待也、故以非君子者視君子、則中於私者耳、
謂仁義之道著、儒行曰誇矣、或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乎
斯亦曷禁其餽之至也、蓋彼實欲於君子輕試也、雖然餽
則餽矣、究如君子何哉、特出於什伯庸衆之中而下眉以
行諧儕世俗、別之曰君子、固有自命為君子者也、子俗目

無知、竟若相忘其為君子、而於恆情之中所屢見為然
者、期諸君子曰、此亦勢所必有也、然亦甚無謂也、一按其
名、其本固已在流俗外矣、力闢夫捭闔縱橫之術而獨能
以聲價重儒林、稱之曰君子、自有無失為君子者也、乃人
情叵測、轉若素知其為君子、而於意計之內、所遥擬其或
然者、嘗諸君子曰、此亦事所或有也、然亦徒自勞也、一舉
其概、其人誠不在庸碌中矣、然則所謂必有而或有者、有
餽不有餽、以餽者不恤厚實、而特為此殷勤以致禮、亦殊

費圖維矣、而惜乎其施諸君子也、設以齊之所餽、施於徇
俗之恆流、斯有於虛懸者、亦何難有於實見、而茲固明明
大雅之林也、幼而學者君子、壯而行者亦君子、而顧謂幼
學壯行之外、別有一途焉、以克守其為君子者、則於君子
特未深思爾、以餽者雅慕高賢、而反即此豐腆以鳴虔諒
未嘗審度耳、則愚哉其加諸君子也、使以齊之所餽加於
虛聲之庭士、斯有於意中者、亦不難有於目中、而茲固赫
赫大成之望也、求其志者君子、達其道者亦君子、而猥謂
求志達道之餘、更有一說焉、以無傷其為君子者、則在君
子正堪直決爾、君子而可以貨取焉、有此乎、子又何疑乎、

尊人與[illegible]師可以該道之一也、夫周公師文王則[illegible]
公亦可師文王也、公明儀信之、亦以見道之一耳、且道之
所以維於不敝者。恃乎人。實恃乎能師而已。然師可師之
人則易。師不可師之人則難。於不可師者而亦引之為師
焉。此其意雖古人言之。而後人未必不疑之。而幸也公明
儀嘗信而述之矣。今夫儀魯人也。魯為望國。文王周公之
道。儀固心慕之而欲取法者也。然使儀而驟以語人曰。文

費圖維矣而惜乎其施諸君子也設以齊之所餽施於徇
俗之恆流斯有於虛懸者亦何難有於實見而茲固明明
大雅之林也幼而學者君子壯而行者亦君子而顧謂幼
學壯行之外別有一途焉以克守其為君子者則於君子
特未深思爾以餽者雅慕高賢而反即此豐腆以鳴虔諒
未嘗審度耳則愚哉其加諸君子也使以齊之所餽加於

大文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聖人無不可師可以登道之一也夫周公師文王則非周
公亦可師文王也公明儀信之亦以見道之一耳且道之
所以維於不敝者恃乎人實恃乎能師而已然師可師之
人則易師不可師之人則難於不可師者而亦引之為師
焉此其意雖古人言之而後人未必不疑之而幸也公明
儀嘗信而述之矣今夫儀魯人也魯為望國文王周公之
道儀固心慕之而欲取法者也然使儀而驟以語人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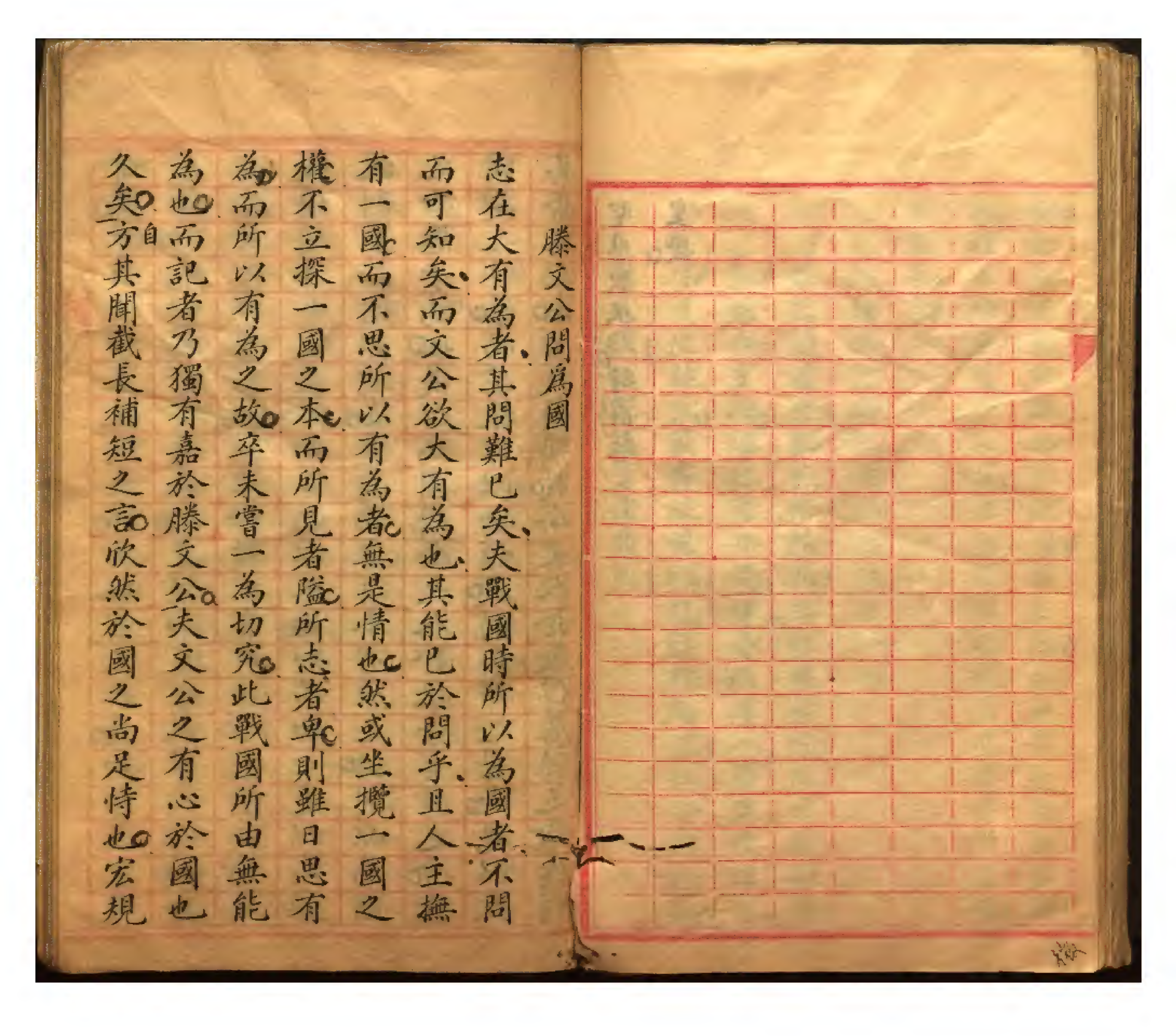
王我師也。則人莫不瞿然驚。啞然笑。謂夫聖人之道。非常人之道也。而儀必欲引之為師。則其欺我也太甚。噫是直歧視夫道也。而使天下後世不明乎道之所以為道者。必此人也。抑何不使思之甚耶。而幸也足以徵儀之說者。先有周公在。然則周公又曷為自言其所師哉。顧吾思周公之於文王。父子也。君臣也。以子師父。以臣師君。固亦繼志述事之常。而能自得師之說不與焉。然而至德蔑加。人之震驚夫文王者。鮮不曰文王固宜師者也。文王實不可師者也。

高視夫文王。即卑視夫我。而聖人之道終無以明於天下。周公知之。爰以得之於心者。宣之於口。曰文王我師也。則師文之說。不自儀始。而儀之心堅。人之疑息。儀信之。予亦信之。而謂周公顧好言以欺人哉。噫。然則周公師文王。而儀亦必以為可師。則謂儀之師文王也可。即謂儀之師周公也亦無不可。顧以一儒生而師聖人。非周公創之於先。雖持之甚堅。信之甚確。衆幾何不為衆謗羣疑之所惑。故儀得周公之言。而師文之說堅說堅。周公得儀之言。而師文之說

明。合上下數百年而其心同。其言同。亦以其道之無不同耳。則吾向者道一之說。世子之疑之者。至是亦可以息矣。盍亦勉之。

賦得九月授衣 得衣字五言八韻

寒色隨時至。豳民恰授衣。三秋黃葉老。九月綠林稀。氈帳今宵雨。綈袍舊日機。樓臺秋信入。籬落晚煙霏。涼月催枯草。嚴霜淡曉暉。枝棲鴉尚穩。江冷雁初飛。響送樵三徑。寒驚樹幾圍。聖恩歌挾纊。繪圖獻皇畿。



滕文公問爲國

志在大有為者其問難已矣夫戰國時所以為國者不問而可知矣而文公欲大有為也其能已於問乎且人主撫有一國而不思所以有為者無是情也然或坐攬一國之權不立探一國之本而所見者隘所志者卑則雖日思有為而所以有為之故卒未嘗一為切究此戰國所由無能為也而記者乃獨有嘉於滕文公夫文公之有心於國也久矣自方其聞截長補短之言欣然於國之尚足恃也宏規

待建詎屑沾沾效晚近之謀而叔業之興思知即在守成
之擇術故小就苟安不甘襲直起而索可久可大之模抑
其聆風行草偃之說慓然於國之有與立也衆望式憑豈
敢瑣瑣作目前之計而百端以求治知不如一是以為歸
故刑名法術非所安遂進而求有本有原之論則以為國
之必憑乎為也爰以為國是今夫人於舉世委靡之會慨
國是之日紊而思振作以矯頽風則列邦之習尚適以激
其奮興之志而矢願彌殷今夫人於數傳孱弱之餘穩國
計之宜持而欲更張以除積弊則累世之規模不足副其
繼續之心而審端綦切於是知文公之自任重也夫齊宣
席表海之封亦若足用為善矣而聞言稱美卒諉謝以好
色好貨之身則舍當局之仔肩忍作旁觀之袖手其知有
國而憚於為者為國且諱之而不言問何有乎文公則殷
然焉深宮養尊處優幾不識為國有何鉅任而曠觀四境若
隱隱有立待設施者斯嗣服之初基即圖功之伊始也而
一問見自任之重已於是知文公之自命大也夫梁惠行

小邦之祚自謂於國盡心矣而初見陳詞先計量於致富致強之利則忘百世之謀畫姑徇一日之權宜其知為國而苟於為者為國且習焉而不講問何有乎文公則穆然焉叔世見小欲速幾不識為國有何常經而抗志千秋若歷歷有豫籌措置者斯挽今之隱念即復古之遐思也而一問見自命之大已至孟子詳告之所謂為國者盡矣不有此問後之人其欲聞為國之說孰從而得之故記者特書以嘉文公曰滕文公問為國

尚空

滕文公問為國　全章

井田舉而政畢舉滕可治矣夫井田者世祿學校所從出也孟子以告滕君臣欲其潤澤大略以治滕耳且國之不治不能責治於民而當責治於君並當責治於輔君之臣要之君臣之治國亦治其未治之民而已養民以衣食之原民乃有以給養其上厚民以身家之計民乃有以自厚其天握其要而政乃次第舉矣是在君臣令夫仁政之大要有三曰井田曰世祿曰學校而究之（民之）為道有恒產者有

未能豁發出之便形板滯

恒心學校所以葆恒心而恒心本恒產恒產井田恭以禮下而祿必世及儉以取民而田必井授祿出於公田公私之界自井田始知井田者學校之原世祿之基也是民事所最不可緩者也是凡為國者所宜力行之者也豈僅區區為褊小之滕計哉然而孟子當日固為滕言也固為文公言也昔者新舊邦之文王行仁政於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何孟子於為國之對既言夏貢殷助周徹而又釋義則借徹形藉酌用則斥貢收取助以示什一者為仁不

富不什一者為富不仁何言之何其詳歟而七月一詩引以實民事大田一詩雖詠自有祿之公卿仍引以實助法世祿不詳言滕固行之矣至設為庠序學校亦飽煖逸居教以人倫之義耳孟子之告文公已明諭以為國之要不離乎井地者近是于是使畢戰問孟子非復渾言為國也直以井地問夫地之井自界始井之界自經始不正以至不均不均以至不平必井均而分田定有以治野人斯穀祿平而制祿定有以養君子是仍世祿必本井田之意也野

九一國什一可不講歟而卿以下之圭田百畝半之為五
十一夫外之餘夫百畝四之為二十五是又世祿之變通
而井地亦變通於其中至於同井無出鄉而相友相助相
扶持上無暴汙下皆親睦有學校之遺風焉是亦學校必
本井田之意矣然則孟子之告畢戰與向之告文公者詞
雖異意實同也為國不能外井田地井地正以策為國井
地者民事之所最不可緩者也世祿出其中學校出其中
言念民事無他道矣昔者孟子道性善復問則曰道一今
者孟子重井田復問亦猶之曰道一而已惟是合人情宜
土俗舉大畧而潤澤之則憑乎力行者之自為於一時為
新命之王於百世為王者之師是孟子所望於滕君臣者

亦豈僅惠哉且堯致時雍之化舜徵風動之休說者謂勸
善在一人即遷善在天下也不知堯舜欲為天下計而顧
惟是以一人之善導衆人之善則亦祇自盡乎待人之心
究未極乎覆天下之量而後知誨人僅等養人也惟堯舜
之所憂者遠爾分人以財固謂之惠夫財豈非天下所急

九一國什一可不講歟而卿以下之圭田百畝半之為五十一夫外之餘夫百畝四之為二十五是又世祿之變通而井地亦變通於其中至於同井無出鄉而相友相助相扶持上無暴汚下皆親睦有學校之遺風焉是亦學校必本井田之意矣然則孟子之告畢戰與向之告文王公者詞

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教善亦僅能及人也而為天下計者尚矣夫教善者僅能以己及人亦猶之分財也而得人則仁及天下豈僅忠哉亦豈僅惠哉且堯致時雍之化舜徵風動之休說者謂勸善在一人即遷善在天下也不知堯舜欲為天下計而顧惟是以一人之善導衆人之善則亦秪自盡乎待人之心究未極乎覆天下之量而後知誨人僅等養人也惟堯舜之所憂者遠爾分人以財固謂之惠夫財豈非天下所急

需哉惠豈非仁所散見哉而猶若未足謂仁天下者何也
或者曰贍人之身誠不如淑人之性也給人之欲誠不如
復人之初也用是教人以善矣善為天下同具之良聖主
當陽而宇宙蒸善氣焉夫何待日討而申儆也乃者人而
向道教以償之人而敗常教以挽之較之釜鍾帝德所施
彌覺情深矣善為天下共由之路皇躬立極而遐邇多善
人焉夫何煩戶說而家諭也乃者人而庸愚教以引進之
人而才智教以範圍之較之衣食推恩所被更為意摯矣
不可謂之非忠矣獨是善以一人教猶財以一人分也一
人教而善僅及人猶一人分而財僅及人也則以其進分
財為教善者仍第知對乎己之有人不知盡乎人之有天
下亦安得而謂之仁哉吾乃穆然思睪然望矣洪荒之世
運會未開欲措天下於治安道資交贊賢聖之才國家倚
欲副天下之仰望簡在君心堯舜之憂堯舜所以能得人
也堯舜之得人堯舜所以為天下也非仁而其謂之何天
下望奠定殷矣恃獨力以支之宵旰莫酬夫衆志集羣力

以付之臣鄰交助其成功得人者實迫於憂之萬無可辭
欲計不出此而覺別無一術焉足為天下握治原也當日
者作士咨而服就宅流教資乎粥司徒命而親義別序教
賴乎敷而六府惟修生財亦既有道矣其斯謂仁育萬物
哉天下苦昏墊久矣盡一心以救之四海所以頌聖神協
同心以謀之一朝所以歌喜起得人者實出於憂之萬不
能釋欲偶事他途而覺總無一策焉足為天下籌全局也
當日者壤擊衢謠則在野庫遊樂善之天禹拜皋颺則在
廷盡入同善之量而五紘允撫早財亦早有歌矣其斯謂
仁普庫生哉豈僅忠哉亦豈僅惠哉是之謂仁是之謂難

[illegible]而之回得之[illegible]
論夫夫而及女子連類之也夫夫夫有義說夫夫夫婦
不剛柔婦之權惟女子則回恩通乎富于由舉之以婉嫁
四德之大體謂以為男女之說故其王制德有以論男教
之和卸者以[illegible]女貞之和其事擬見禮總雖有精有不能
而皆可合難以得而善以子為來學理[illegible]也子言之未亦
知丈夫固別事女子而稱之和而以之大儀而中子未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毋命之往送之門
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論丈夫而及女子連舉之也夫丈夫自有真況大丈夫猶
不聞冠嫁之禮惟女子則曰無違乎孟子連舉之以曉春
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故先王制禮有以端男教
之初即有以彰女貞之秘其事散見禮經雖有詳有不詳
而皆可參觀以得也吾以子為未學禮者何子言丈夫亦
知丈夫固別乎女子而稱之和而以之大儀行洵乎子未

嘗學禮也何者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夫生而寢以牀弄以璋射以矢即襁褓提抱而已與設帨衣裼異其著代之期及長而冠於阼行於廟摯於朝繼嫡（適）庶異文而要其筮日戒賓一以成人為重是故祝則有辭醴則有辭字則有辭而請於賓而敎之而必歸諸父者若以終其欽有帥記有成之義見於贊者見於兄弟見於姑姊即見於母而（則）拜之而事係於父（故）別無所謂敬爾儀慎爾德之詞無他凡以成其為丈夫也而禮又有為女子設者當執鴈升堂之始父

親醮子於寢而命之迎而非所論於嫁也即芼魚告廟以還父亦醴女於廟而申之戒而要必屬之母也顧致之婉娩聽從有敎之十年以內者德容言功有教之三月之先者母於此又何事誥誡（慇勤）為然而冠者禮之始昏禮者禮之本也故夫父與母申之夙夜者各有其為戒為勉之別而義皆敢爭無違毋於女送之祭門者并非第承舅承姑之敎而詞獨重以夫子勿溺宴私環佩節其情琴瑟斯永其好敬之哉惟是榸椸箧笥事夫子以小心而無使謂爾毋

嬌愛勿恃驕寵對菲虞其棄蘋藻宜執其恭戒之哉惟是
酒食米鹽佐夫子於中饋而無弃我父母詒罹於是禱巳
結而將别於門衣猶幸而重為之戒敬戒無違毋言具在
則豈不以内和理而後家長久乎則安有轉幸其室起謫言戶
聞詬誶者施以巾施以帨祗仍佩用之常正非若緐韜纏
裳被其服必思其義俟乎著俟乎庭亦守代終之職要非
若阼階客位居其所即責其成嗟乎丈夫生而願及其冠女
子生而願為有家故許嫁納采巳為二姓之人即庶母施
鞶猶亦無愆之訓禮有之所以責婦順也然則順固女子
之正乎至丈夫而亦是順也是亦不成丈夫矣

不能移不能屈則處逆若順焉豈徒富貴之不能淫哉且
人生有逆境焉恒能即其處順之操持而變易於其所憂
虞亦於其所懼然非真境之能變易我能磨折我也我本
有可以變易者斯可憂之境能易之我本有可以磨折者
斯可懼之境能折之而要惟境逆而仍若處順則我志有
權而境終無權富貴不能淫其處順境也固然然而境有

嬌愛勿恃驕寵對菲虞其棄蘋藻宜執其恭戒之哉惟是
酒食米鹽佐夫子於中饋而無背我父母詒罹於是禍已
結而將別於門衣猶牽而重為之戒敬戒無違毋言具在
豈則不以內和理而後家長久乎則安有轉幸其室起讁言戶
閨詬誶者施以巾施以帨袛仍佩用之常正非若韎韐纏
褱被其服必思其義係乎著係乎庭亦守代終之職要非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處逆若順非徒順境之不能淫也夫貧賤威武逆境也而
不能移不能屈則處逆若順焉豈徒富貴之不能淫哉且
人生有逆境焉恒能即其處順之操持而變易於其所憂
戹者於其所懼然非真境之能變易我能磨折我也我本
有可以變易者斯可憂之境能易之我本有可以磨折者
斯可懼之境能折之而要惟境逆而仍若處順則我志有
權而境終無權富貴不能淫其處順境也固然然而境有

順未嘗無逆也然而境可順正不妨逆也夫亦逆境而處
之若順而已果其長守富長守貴而終窶無嗟室人何謫
泥塗無辱時命可憑則此志固易持也特無如境之適相
反者往往轉通而為塞設天懷非澹泊何以居困塞而不
搖即或不獲富不獲貴而蕭條四壁勢莫相加嘯詠一廬
力誰與抗則此志猶易守也特無如境之更有甚者往往
易安而為危苟素履非堅貞何以歷艱危而不挫然則貧
賤也威武也較富貴而皆為逆境也世之為其所能移為
其所能屈者比比然矣而有志者豈惟不淫於處順哉夫
亦逆境而處之若順而已天民大人之學雖貧賤亦何損
其真且得借身世之寬閒益深涵養則貧賤正勵志之日
也而何有於移養氣配道之功雖威武亦自反而縮且得
藉人情之叵測益著堅強則威武正見志之秋也而何有
於屈何也不移者乃不能移也不屈者乃不能屈也且夫
天下難堪之遇豈必其人之所樂趨而趨固無庸避亦無
庸要惟令貧賤威武之逆投者退聽焉而不撓主宰有時

簞瓢屢空、而琴書自樂、蕭然懷葛之高風、有時桎梏在前、而聲色不驚、浩然天地之正氣、甚至山中顧問、仍守布衣、世局變遷、斷不隳晚節、移與屈復何慮哉、且夫人世拂意之遭、豈必其人之所應得、而得之非道、處之有道、要必使貧賤威武之逆試者、受制焉而不擾、神明有時寂處空山、而與世無求、高卧守孤寒之況、有時久羈絕域、而委身不惜、皓首全忠義之名、即至傳食諸邦、似非樂道、周流異國、時有戒心、移與屈究何疑哉、夫亦逆境而處之若順而已、而處順之不淫、猶未足徵其全量也、謂為大丈夫、非以此柔

其二

處易順之境而不順、亦不至移與屈矣、夫處貧賤臨威武、最易於順人、順則能移能屈矣、乃與淫俱不能焉、豈僅可富可貴哉、且人孰甘於順人、而易一境焉、幾無可自慰、必將有所求、既求焉不得、不順也、而其志已遷、易一境焉、更無可自安、必將有所懼、既懼焉不得、不順也、而其志已折、惟於最易順人之境、仍持以不甘順人之志、斯志誠不為

境所窮富貴不能淫已非以順為正者所可比矣而處境
之最易順人者莫如居貧賤莫如臨威武今使人不獲祿
厚位高而猶不至室人交摧泥塗致辱則故我亦可以自
守何必以順者獻媚而乞憐而設也適居貧賤也恐饔飧
之不給而嘑蹴之與勢所難蘇羨簪笏之有光而攀附之
私情不自已即或託言淡泊貌若以貧賤為可安而清夜
有餽遺謂為莫知而輒受山林通仕宦即從捷徑以爭先
無他威武加之一時之支屬尚可强貧賤困之畢世之冷
落實難堪則貧賤最足令人順矣順則能移矣而志定者
確然蓬蒿三徑而杜門不出勵節孤高風雨一廬而著書
自娛忘懷得失其無所謂順者何至彈鋏作侯門食客獻
褏乞暮夜私恩也斯貧賤而斷乎不能移也今使人惟是
居安處常而絕未有勢與理爭力與德抗則此心亦何難
自主奚至以順者忍垢而蒙羞而設也適臨威武也奸雄
之氣燄方張而附勢偷生空負老成之望軍國之事機已
挫而留身圖報終虧致命之忠即或素號剛强咸以為威

武所莫勝而恐之以天命遂以識時務為見幾脅之以兵
權即以保身家為得計無他貧賤累之在已可自解其憂
愁威武凌之於人實顯受其挾制則威武最足令人順矣
順則能屈矣而志堅者卓然强鄰構釁而刀鋸在側使命
無慙異域羈身而旄節已殘寸衷如始其無所謂順者方
且全歸其父母之軀直養其天地之氣也斯威武而斷乎
不能屈也蓋明明處易順之境而不順者也不順故不移
不順故不屈貧賤威武總不能使不甘順人者偶出於順
而第驗諸富貴時其不淫也猶未足見其不順也此誠可
謂大丈夫矣

毅然捨之以[illegible]威武也於此而見為不能其守不[illegible]
哉且節不經困苦而全非真節操也志不由磨礪而出[illegible]
操志貞也惟動其節而節固斯逆境與顛撲[illegible]加[illegible]而皆
折不回亦守其志而志堅斯處變[illegible]常而定焉而三[illegible]
達矣[illegible]曾[illegible]是[illegible]焉而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今夫富貴固足移人之守而足以移人之守矣

其所勇勝焉、是之以天命、定以操時、奇為之驗、守之故其
權節以保身、勇為特抒、無從貧賤累之。在己可自精卷之哉、
抗威武使之。於以貴爲從其操。何則威武最足令人懼矣、
懼則能屈矣。而志堅者卓然、雖處操勢、而力猶在俯仰
無懼、無憂、其面非節足殘、寸衷和哉、而非所動。聽者
且聞諸其人之勢、自審其氣、極之愈勵、斯威武所[illegible]
謂大丈夫也、
[illegible]

[illegible]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illegible]

移與屈更見為不能、其守堅矣、夫不移不屈、較不淫為尤難、況極之以貧賤威武也、於此而見為不能、其守不亦堅哉、且節不經困苦而全、非真節操也、志不由堅强而出、難語志貞也、惟勵其節而節固、斯逆境與順境遞加焉而百折不回、亦守其志而志堅、斯處變若處常、内定焉而三軍莫奪、艱苦嘗焉、歷鍊深焉、而不憂與不懼、兩無憾已、富貴既不淫矣、今夫富貴固足移人之守、而足以移人之守者

富貴猶處於後也富貴固足屈人之志而足以屈人之志者富貴猶易於防也吾試反乎富貴而言貧賤進乎富貴而論威武貧賤處於苦不若富貴處於甘處於甘則稍為斂抑猶得本保泰持盈之道自勵其堅貞惟貧賤則俯仰無寬皆為困境而動多掣肘隨在皆悲憫之途威武處於險不若富貴處於夷處於夷則偶作矜持不難舉驕奢淫佚之端自消其妄念惟威武則去從難決悉屬危途而臨難堪虞無地非悚惶之境一言貧賤即向之不淫於富貴者至此而誰能不移一言威武即向之富貴而不淫者至此而誰能不屈惟然而不移與不屈者難焉惟然而不移與不屈者貴焉是必無外來之慕視一身外胥屬無縈斯貞固不搖自可遇困頓而常堅其志是必嚴內省之功知吾躬內別無他疚斯堅凝素定豈復臨患難而稍貶其操且夫不移不屈之操要難強制耳絕塵世而自矜恬退阨窮久則其志必搖處安閒而高語堅強叢脞至則其情必餒就令故為矯飾不能屈移者其暫必能屈移者其常也

而所謂不能者不然也、世際衰微、即終於泥塗、怨尤悉泯、身臨大節、雖脅以兵戟、持守終堅、至大至剛之氣、斯世良難矣、使貧賤而儀衍當之、將附勢希榮、必至問心而多愧、使威武而儀衍處之、將卑躬屈節、必至俯首而無辭、抑不屈不移之守、未可襲取耳、叩諸衷有一私未淨、因窮迫而必致游移、返諸躬有一意未強、危難集而必工趨避、縱使強作矯持、不能屈移者其始、必能屈移者其終也、而所謂不能者異是也、簞瓢陋巷、不妨掩沒其終身、遺大投艱、無慮偶回其節操、有為有守之風、古今罕覯矣、使儀衍而處此貧賤、必抑鬱無聊、枉尺而作直尋之想、使儀衍而當此威武、必依阿成習、趨炎而存固寵之思、烏足以謂大丈夫哉、令使處窮者不安於窮、遇勢者受制於勢、將窮與勢之累我脅我者、我反無以制窮與勢也、有不願順人者、處逆同乎處順、欲念捐而素志常貞、不撓纖以不卑、片念定而一毫莫挫、窮焉而以理安之、勢焉而以節高之、彼累我脅我者終無以奪我也、得志不得志、而居立行皆本於道、先徵

而所謂不能者不然也世際衰微即終於泥塗怨尤悉泯身臨大節雖貧以兵戟持守終堅至大至剛之氣斯世良難矣使貧賤而儀行當之將附勢希榮必至悶心而多擾使威武而儀行處之將卑躬屈節必至俯首而無辭抑不言二多也乎夫丁變故卒甲者更有一弘未爭困窮迫而欲死必欲阿諛當道矣而存固寵之心焉足以謂大丈夫哉此貧賤必抑鬱無聊狂亂而作直暴之態使儀行而當此處偏回其節操有為有守之風古今罕覯矣使儀行而處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不移不屈皆不以順為正也夫貧賤之時威武之加固易移易屈也乃不能也其不以順為正者不較勝於富貴乎令使處窮者不安於窮遇勢者受制於勢將窮與勢之累我脅我者我反無以制窮與勢也有不願順人者處逆同乎處順欲念捐而素志常貞不撓繼以不卑片念定而一毫莫挫窮焉而以理安之勢焉而以節高之彼累我脅我者終無以奪我也得志不得志而居立行皆本於道先徵

諸富貴矣今夫富貴之相反者則為貧賤富貴之所挾者
則為威武操修之勵處境豐者易處境嗇者難否泰縱有
時誰遇貧而弗嗟終窶窮通雖有命誰處賤而樂於深藏
古今來砥節者流品詣原非湮沒而究之德性彌堅獨安
於簞瓢陋巷者幾人也志慮之堅出乎性分者易昭出乎
勢分者難見望嚴威之在通退縮者志易遷臨武事於當
前畏葸者志更懦古今來養氣之輩性情非不堅强而究
之操持素裕不避夫斧鑕刀鋸者何人也貧賤也威武也
欲其不移不屈也誰則能之乎處貧而偶有富之心外不
移而內已移處賤而偶作貴之想迹不移而情已移乃不
移者節獨昭昭焉視華膴如浮雲而素節既以獨貞即一
息不敢或改也不移也遇威而即生怵惕屈於富之豪華
遇武而即起委蛇屈於貴之烜赫然不屈者心常坦坦焉
輕權豪如土芥而牢絡有所不甘乞憐有所不屑也不屈
也今夫名賢義士其聲稱之越乎尋常者皆平日之持以
定力焉隨遇而安當貧賤而無愧色此心常定加威武而

不改容片念堅貞遂使人所能移能屈者而獨有以制之也將貧賤視為固有而嘯歌不輟蕨薇有慕於英賢威武退處於無權而念慮常貞韋布可輕夫君相推斯意也不必處貧賤臨威武庶見其不移不屈也而修為裕於夙夜常不改者變自不移豈獨富貴者之不忘謹守哉令夫碩士高人其品概之超乎流俗者出平日之出以定識焉雖貧賤遇威武趨附之心終弗事即威武加貧賤赫濯之靈亦何為一心堅定舉凡人移我屈者皆退而不前矣將遇貧賤則厲其操而環堵反居自得安閒之趣味臨威武則無所懾而灝光英氣可對屋漏之鬼神推斯詣也即非處貧賤臨威武亦見其不移不屈也則操持密於身心可對已者自可對人豈惟富貴者之不懈持循哉真大丈夫也

於天下尼山筆削遂有謂黜周王魯者非也命討本一代之大經雖積弱尚戴乎共主尊卑猶千古之定位即有德何解於匹夫不會其通則是大聖人口誅筆伐將以懲一世僭竊之非而先自蹈於僭竊焉幾何不顧名而忘義矣

不改容片念堅貞遂使人所能移能屈者而獨有以制之
也將貧賤視為固有而嘯歌不輟蕨薇有慕於英賢威武
退處於無權而念慮常貞韋布可輕夫君相推斯意也不
必處貧賤臨威武庶見其不移不屈也而修為裕於夙夜
已者自可對人豈惟富貴淫之不搖持節與大丈夫也
貧賤臨威在在見其不移不屈也則操持從於平日可對
無所讓而願充其氣可對蒼蒼之鬼神推與語也即非威
貧賤則處其樂而環諸人居自得安閒之趣未臨威武則

天子之事也

事繫於天子春秋所以尊周也夫周德雖衰然天子固在
也天子不能有其事而孔子以其事歸之豈謂以天子之
事與魯哉且自王綱衰息而周天子政教號令之須不行
於天下尼山筆削遂有謂黜周王魯者非也命討本一代
之大經雖積弱尚戴乎共主尊卑猶千古之定位即有德
何解於匹夫不會其通則是大聖人口誅筆伐將以懲一
世僭竊之非而先自蹈於僭竊焉幾何不顧名而忘義矣

然則春秋果何事乎哉蓋孔子懼天下之不治而思以其事歸諸天子者也天子受四國之圖書出治東當陽列辟不專夫威福至幽平末造轍迹亦漸更矣交質則鄭遂淩周猾夏則荆始稱楚統七十國之戰爭攻取而權衡默係於修儒故辨分正名編年必懍尊王之義天子承萬年之統緒虛名僅守府強侯尚攝其聲靈至齊晉稱盟威權益旁落矣召陵遷怒於侵蔡河陽肆禍於名正即一二端之予奪貶褒而道法藉垂諸累禩故存理遏欲易世猶稱盡

性之書何也事固天子之事也天子不能有其事而孔子則將以其事歸諸天子者也謂彰善癉惡懲勸實孔氏之刑書顧周天子制度考文惟此大義森嚴無或干典以取戾作述必垂信史而假徵權於衮鉞則賞罰祇秉夫當王謂書爵稱名刪訂第侯邦之私乘顧周天子綏猷建極凡在溥海內外猶然守典以承流赴告即在姬宗而寓載筆於謹嚴則纂修何疑其主魯迹熄詩亡之末有終窮也豈鎬之舊典無存空文亦艱於補救弓彎繻葛王亦能軍胙

賜奏茲臣且下購變本加厲至并此大綱而淪斁焉則咫
尺誰戴王靈矣假而周天子應運而興力返積習以振奮
將周疆問鼎觀兵猶折於王孫踐土拜嘉請隧尚辭於叔
父事不外綱常名教而錫極在大建制治保邦一統仍還
其舊物也子孫何虞失序哉人存政舉之不能無望也郟
鄏之景命未改積衰尚藉以挽回吳楚書人防謹華夏滕
薛爭長制重宗盟是起獻救偏誠由此致治於平太平焉則叔
季重覩上理矣今即周天子威權稍替猝難轉弱以奮興
顧華督孫甯名在諸侯之策晉盾許止法嚴太史之書事
不過禮樂政刑而藏書存故府賞功伐暴百王不易其常
經也素志非在尊周哉知天子之事則可以諒孔子之心矣
自明所欲耳且儒者將以一身綱維宇宙未有不審其世
變之所亟而可與語黜邪崇正之功者也天理民彝幾希
不容以或泯異端曲學蠱惑將安所終窮有扶世翼教之
君子出焉相其先圖遏其流弊雖其功不以一端竟而生
理於是為不亡已觀於昔者之治而知羣邪悉屏教澤亦

賜奏茲臣且下聽變本加厲至并此大綱而淪斁焉則咫尺誰戴王靈矣假而周天子應運而興力返積習以振奮將周疆問鼎觀兵猶折於王孫踐土拜嘉請隧尚辭於叔父事不外綱常名教而錫極在大建制治保邦一統仍還其舊物也子孫何虞失序哉人存政舉之不能無望也鄭經也春秋非在尊周哉知天子之事則可以論孔子之意不過禮樂政刑而藏書存故府賞功伐者官主不易其常顧華督弑殤公在諸侯之策晉盾許止弑太史之書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邪說作而人心不正正之斯必息之矣夫人心何以不正邪說誣之也息之使不作而人心正矣孟子故深其懼而自明所欲耳且儒者將以一身綱維宇宙未有不審其世變之所亟而可與語黜邪崇正之功者也天理民彝幾希不容以或泯異端曲學蠱惑將安所終窮有扶世翼教之君子出焉相其先圖遏其流弊雖其功不以一端竟而生理於是為不亡已觀於昔者之治而知羣邪悉屏教澤亦

因以常新雜說未興變故較易於匡救蓋其時邪說猶不
得作也乃自昔迄今而至於我我茍值昌明之會則涵濡
有至教亦願渾知識以相忘標宗旨於六經賢愚何判溺
危微於二典升降奚分習而安焉我正可與為無事也而
無如其隱隱相需也我不逢泯棼之秋則經訓稟當王何
事矯習尚以求勝一善本性初所近語少新奇四端非外
鑠而來書刪隱怪任自為焉我何庸繫之於懷也而無如
其默默相觸也則以令天下邪說之誣民而人心之不正

〔為已〕也甚矣我欲人之弗納於邪而正之也愈急我欲邪之不
騰其說而息之也愈嚴蓋原人生賦畀之初〔節〕防性閑情何
知詭僻自由士務為奇異妄思著述以名家而煽惑遍羣
倫積久遂移其本性〔然〕而論人世遷流之極喜新厭故會有
窮時故吾儒責任匡扶尚冀挽回夫末俗而轉移由片念
異論不戢而自消欲〔正〕無人心先息邪說蓋我之抱此欲也
亦久矣而我安禁邪說之不興也異學之紛紜也刑名法
術〔別〕書創新書清淨虛無喜為高論棄禮蔑義坐令億萬輩

知愚賢否。悉入於迷途。斯怪奇之隱慮滋深矣。顧我猶幸
人心之未盡亡耳。起衰救弊之為。轉機甚捷。誠使返積習
於倫常。則尊親豈忍漠視。道性善於講論。則堅白不逞空
談。除舊更新。正之即所以息之也。而所欲何難共喻哉。而
我豈謂人心之易復也。世風之凌替也。本彝性淪亡。冥頑誰
悟。末流陷溺。昭質已虧。物則天良。卒因千百家怪誕支離。
坐銷其元善。將補救之微權誰屬矣。顧我特患邪說之未
能絕耳。誠意修身之學。庸近無奇。誠使過橫議於舉世。則
覺悟豈患無權。昭至理於兩間。則虛靈未嘗盡昧。守先待
後。息之即所以正之也。而所欲豈至無憑哉。蓋自我正之。
而邪說者或不得作也。此則我之欲也。而猶不止此。
難自遣者心也、萬難自諉者事也、即不克任其事、而但存
諸心、或不能恝於心、而遂宣諸口、其情愈迫、其望愈奢、其
心益悔而難明、其事仍懸而有待、則所顧外人共諒之、共
任之爾、令天下人心邪說中之、詖行淫辭因之、楊墨起聖道息世
道息變亟矣、嗟乎、自禹周公孔子沒、予固未得為孔子徒也、以承

知愚賢否。悉入於迷途。斯怪奇之隱慮滋深矣。顧我猶幸人心之未盡亡耳。起衰救弊之為。轉機甚捷。誠使返積習於倫常。則尊親豈忍漠視。道性善於講論。則堅白不遑空談。除舊更新。正之即所以息之也。而所欲何難共喻哉。而我豈謂人心之易復也。世風之淩替也。本彝性淪亡。冥頑誰而邪說者亦不得作也。此則我之欲也。而猶不正此後息之。即所以正之也。而所欲豈空無憑哉。蓋自欲正之覺悟豈遠無權。總之理於兩間。則處處未嘗盡非。事之轉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即辯即距。維聖道也。夫孟子與楊墨辯。正人心所以承三聖也。即僅能言之。猶進之於聖人之徒。辯豈得已哉。且萬難自遣者心也。萬難自諉者事也。即不克任其事。而但存諸心。或不能恝於心。而遂宣諸口。其情愈迫。其望愈奢。其心益晦而難明。其事仍懸而有待。則所願外人共諒之。共任之爾。令天下人心。邪說中之。詖行淫辭因之。楊墨起聖道息世道息變亟矣。嗟乎。自禹周公孔子沒。予固未得為孔子也。徒以承

三聖辯何得已豈真妄肆詆排自鳴不可於一世亦謂千秋公憤義不容忘世教賴扶持即空談或非無補豈必過形煩瀆甘為太甚以絕人無如一己深衷勢無可轉頹風期變易則衆議詎屬不倫予之辯誠有之而顧謂予好之也且處楊墨橫議之世豈獨予一人不得已於言亦天下有心人所不能付諸無言者也一人言之其欲可以質禹周公孔子而勢不可勝楊墨天下言之其辯可以助息邪距詖放淫而功大有補人心嗟乎予亦聖人之徒也異學

興微言絕三聖人絕繼繩之道全寄在予有承三聖以距楊墨者予正深望其能矣世道日失於畸邪非立開其沈痼之胸則挽不捷置身於有楊有墨之際特宗一理以為歸杜漸防微不至沿邪說詖行淫辭之風而人心亦復其本體俗尚即傷夫忠厚惟力返其秉彝之好而變易非難操勝於不楊不墨之間別立一幟以相敵默邪崇正方且奉禹周公之子之道而聖言亦賴以表彰誰其距之誰其能之嗟乎予固聖人之徒也楊墨能使徒以為害有言可

以大其防人心苟自我而返初雖辯亦當矜其志而顧謂予好之哉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辯承聖人當共勉為聖之徒矣夫孟子之不得已於辯距楊墨即以承三聖也能言則聖之徒孟子非望人之承聖哉且吾與斯人不能相感於無言幾若自暴其能言而至以辯聞也方企三聖人而滋愧矣乃猶謂吾有意為之則亦思今之世為何如世今之人為何如人置諸無言在我轉覺其太甚恃以能言無人不可以有功三聖往矣一身紹其傳天下同其志而承聖者可獨亦可共爾令天下

人心邪說惑之詖行淫辭因之其不正實甚而三聖之道幾息矣無他天下皆楊墨也即非楊墨皆言楊之言而楊之徒也皆言墨之言而墨之徒也誰與之距誰與之辯哉而以承三聖之予處此寧何如者豈真妄肆詆排自鳴不可一世之意茍世風尚古予亦願緘予口矣乃三聖留此人心楊墨將汩此人心而竟無愛予者稍分其憂則責彌專情彌迫也豈必故為煩瀆甘受絕人太甚之譏倘俗尚可從予亦將捫予舌矣乃楊墨陰壞乎人心楊墨實顯抗乎三聖而竟無助予者直樹之敵則勢愈亟志愈危也予之辯則有之豈好之哉楊墨起則人心不能正人心亡則三聖不能承予固有不得不息不得不距不得不放即不得不辯者而猥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則必楊墨之不必距可也且夫距楊墨亦何常之有一己之深勢無可轉而同其世者茍同其願即空文不可謂無功千秋之公憤義不容忘而有其詞者即有其權則斯道亦賴以不墜惟是以言距之而已而能此則聖人之徒矣聖人不能使後世之

天下。無害人心之大患。而吾人可代前世之聖人。設害人心之大防。置身於有楊有墨之時、別立一幟以為主、以言制楊墨之言。而楊墨為之摧折。即以言闡聖人之言。而聖言藉以表彰。楊墨無徒、而聖人有徒。予今日好辯之譏。庶幾共白也哉。楊墨即能使聖人之天下。胥受禍人心之大患、而楊墨不能使承聖人之人、不立禍人心之大防、操勝於不楊不墨之地、特宗一理以為歸、有言而楊墨悉屏、聖人當亦佑啟之、即有言而聖人如存、楊墨終將默化之、楊墨之徒、皆聖人之徒。予生平不得已之心。不且大慰也哉。距者誰乎。能者誰乎。三聖有靈。予之承聖不孤矣。


essays.
on Classical Subject